民國叢書

第三編

·56·

文學類

中國民歌研究　胡懷琛著

謎語研究　陳光堯編

説書小史　陳汝衡著

大鼓研究　趙景深著

彈詞小説評考　阿英著

彈詞考證　趙景深著

上海書店

說書小史

陳汝衡著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發行

說書小史（全一冊）

◎定價銀三角

版權所有

著者　陳汝衡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趙和生）

（九七二五）

敍

說書爲民衆藝術之一。說書家狀英雄兒女，摹世故人情，細微曲折，歷歷如繪。足使聽者忘憂忘倦，雖祁寒盛暑，必以時臨書場。苟坐失機會，往往神傷而不自已。其趣味之濃，有勝於讀稗官野史，或往劇場觀劇者。考說書源流甚遠，燉煌寫卷，已有類似彈詞之佛曲。宋代說書，見於著錄者尤多。降及近世，書場規模尤鉅，裙屐雜沓，少長咸集。說書家享盛名，獲多金，其地位之動人傾慕，與他種藝人埒。而自無線電播音傳入中土，牀頭几側，卽可靜聆說書家之譚唱，可謂盛矣！余自幼好聽書，放學歸來，輒向家人索錢往書場，聽說書家劇談，長猶不改所好。比年來治學之餘，凡舊籍中涉及說書者，必另紙謄錄，報章雜誌所載，間亦剪裁保留，積久竟裒然成帙。頃搜檢

書十二章，曰說書小史。以材料之難覓，採訪之未周，又前人所未嘗試，爲之乃大費心力。稿成屢易，增損殊多，終則條理粲然大備矣。後之有志研究斯藝者，更加努力，再事搜羅，俾有勝吾書十倍之著作問世，其快慰當何如耶？民國二十四年二月陳汝衡敘於上海。

凡例

一、書標小史，故所述者盡屬已往陳跡。若今日負盛名之說書家，除末章引吳君文略論其絃索藝術外，餘則一概不及，更不加以月旦。

一、說書有評話與彈詞之分，本書業已分章敍述。若北方之落子，南方之灘簧等，其性質逼近戲曲，故不攔入。至盛行之大鼓書，雖所唱多係小說故事，然中間夾雜皮黃梆子聲調，書詞又鮮條理，嚴格言之，似不在說書範圍之內。

一、各省城市鄉村，皆有說書。著者耳目未周，深以不能詳述爲憾。然本書所標舉之蘇州上海揚州三地說書，已足代表全國而有餘，蓋諸地固說書人材鱗萃之所也。

一、敍述說書源流及其發展，如本書內容一類之著作，前人猶未嘗試。茲編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通人指正，至所歡迎。

說書小史目錄

說書小史

第一章　說書源流

說書一語，源流甚遠，袁枚隨園隨筆云：

「今之說演義小說者，稱說書，賤人所爲，如左寧南門下柳敬亭是也。不知宋金元皆有崇政殿說書之官，其職有類經筵講官，而秩稍卑，程伊川楊龜山游酢皆爲此官。」

此種說書之官，係講說聖賢經傳，供帝王修養之資，非所論於民間之說書也。今茲研究者乃柳敬亭一派民間之說書，溯其源流，蓋莫不知其始於宋。陸放翁小舟遊近村云：

「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

說蔡中郎。」

是卽南宋鄉村說書。蔡中郎係附會漢人蔡邕，邕與妻趙五娘之故事，久傳民間。所謂盲翁，蓋宋時說書者多以瞽男瞽女爲之，以殘疾之人習說書，固謀生之一術也。

堯山堂外紀：『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平話，謂之陶眞。』

陶眞一作淘眞，明郞瑛七修類稿小說條，謂『閭閻淘眞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眞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清人翟灝通俗編俳優條，推定陶眞始於宋代。田汝成於其西湖遊覽志餘中，亦稱『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此曰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宋之遺俗也。』然陶眞一語，今不可解，更無人道及。明人如郞瑛田汝成猶習聞之，所唱說者仍是趙宋遺事，流

風廣被，有如此者矣。又按：

洪邁夷堅志：『呂德卿偕其友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其尾云：「今晚講說漢書。」』

可知斯時之茶肆，已變爲民衆之書場。座客於品茗之餘，復聽說書，消遣光陰於不知不覺之中，與今日各地茶肆中之說書，如出一轍。其說漢書，則當時所謂『講史』也。說書之事，南宋固盛，然北宋時已有此風，時有衍說三國者。

東坡志林記王彭論曹劉之澤云：『塗巷小兒薄劣，爲家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嚬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高承事物紀原卷九：『仁宗時，市人有談三國事者。或採其說加緣飾，作影人，始爲魏吳蜀三分戰爭之象。』

三國爲古今爭天下之奇局，中間人才輩出，其所演事蹟，大都新穎可喜，足資談助，傳諸無窮。宋人說三國亦稱說三分，其內容不無與今本稍異（證以日本鹽谷溫博士影印之元刊三國志平話）。自羅貫中增訂舊本，據陳壽三國志敷衍而成三國志通俗演義，以小說之眼光，寫當年之史事，文字優美，奇趣橫生。毛宗崗繼之，更加釐正，益見風行。三百年來，一般中下階級之民衆，視此書爲無上之讀品，寫信作文之工具。讀者既多，講說三國故事者遂愈衆，迄今猶不少衰。然三國中事，唐時似已有說之者。魯迅之中國小說史略，嘗引

李商隱驕兒詩：『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編鵲字，上聲……』

二種記載，謂唐時已有說書。顧皆語焉不詳，卽此以定說書濫觴

於唐代，殊有牽强之處，讀者多不敢許之。余則謂講說故事，本人類之天性。閒時暇日，月上酒闌，好事者被髮登場，旁聽者眉飛色舞。無論城市鄉村，皆可遇而不可求者。至若說者高據講壇，聽者分坐其下，前者藉此謀生，後者資以消遣，則已在其人藝術既工，成專門職業之後，非所語於此矣。是則說書之舉，雖始於宋，而謂宋以前，未必有此事，徵之常識，豈得謂平！唐人固可說三國，安知漢人不說春秋戰國故事哉？

且進一步言之，唐代有所謂俗講者，殊與說書源流有關，因之亦不得不認唐時已有說書之舉。俗講者，有謂佛教中人以經旨宏深，下愚難曉，爲求通俗計，遂將經典改爲「俗文」「變文」，並依韻編排，便於口誦，以期家諭戶曉。此後世「寶卷」所從出，又「彈詞」之前身也。自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於甘肅燉煌之千佛洞，先後獲得唐

及五代人寫卷無數，大部分攜回英法兩京。中國亦得其殘餘若干卷，其中頗有關於俗文學者，今所知之佛本行集經變文，八相成道變文，維摩詰經變文，有相夫人升天曲，目連緣起等，皆燉煌石室之佛曲也。大率唱白兼施，藉音韻之悠揚，說成佛之至理。以余臆測之，或卽當時僧衆演說，佐以吟唱，再經潤飾增益，而成佛曲。證以宋代之說話，有

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吳自牧夢粱錄二十）

說經諢經，長嘯和尚以下十七人。（周密武林舊事諸色伎藝人條）

宋人說經且有和尚爲之，宋代上距唐不遠，或沿唐時之風俗習慣而來。信如是，燉煌之佛曲，未始非唐人談唱佛經之底本，一如宋代

說書之話本矣。（參看第七章）

又除上述佛曲外，燉煌寫卷藏於英法兩京者，尙有孝子董永傳，唐太宗入冥故事，伍子胥入吳故事，秋胡戲妻故事等。據日本狩野博士所錄，其中描摹人物，敷陳事理，措辭遣句，頗與後世小說相近，更較今存之宋人話本爲遠。

秋胡小說：『行至妻房中，愁眉不盡，頓改容儀，蓬鬢長垂，眼中泣淚。秋胡啓娘子曰，「夫妻至重，禮合乾坤；上接金蘭，下同棺槨，二形合一，赤體相和；附骨埋牙，共娘子俱爲灰土。今蒙孃教，聽從遊，未知娘子聽許已不？」其妻聽夫此語，心裏悽愴，語裏含悲．啓言道，「郎君，兒生非是家人，死非家鬼；雖門望之主，不是配孃檢校之人，寄養十五年，終有離心之意。女生外向，千里隨夫。今日屬配郎君，好惡聽從處分。郎君將身求學，此愜兒本情；學問雖達

一朝，千萬早須歸舍！」……秋胡妻自從夫遊學已後，經歷六年，書信不通，陰符隔絕；其妻不知夫在（按：以下三字不明），孝養勤心，出亦當奴，入亦當婢，冬中忍寒，夏中忍熱，桑蠶織絡，以事阿婆。」

伍子胥故事；「楚之上相姓伍名奢，文武附身，情存社稷；手提三尺之劍，得提清（按：此三字不明。）託六尺之軀萬邦受命；性行惇直，議節忠貞；意若風雲，心如鐵石。恆懷匪懈，宿夜兢兢事君。國致爲美，順而成之；主若有僭，犯顏而諫。伍乃有二子。（按：以下三字不明。）小者子胥，大名子尙，一事梁國，一事鄭邦；並悉忠貞，爲人洞達。楚王太子長大未有妻房；王問百官，「誰有女堪爲妃后？」（中略）大夫魏陵啓言王曰，「臣聞秦穆公之女，年登二八，美麗過人。眉如畫月，頸似凝光，眼似流星，面如花色，髮長七尺，鼻直

顏方，耳似穗珠，手垂過膝，拾指纖長。願王出勑與太子平章。儻得稱聖情，萬國和光善事。」（中略）王見女姿麗質，忽生狠虎之心；魏陵曲取王情：「願陛下自納妃后。東宮太子，別與外求，美女無窮，豈□大道。」』

今人既承認京本通俗小說及五代史平話之類，確爲宋人話本，是則秋胡伍子胥等斷爛不全之故事，視之爲唐時話本，又誰曰不宜？職是以觀，說書一道，唐代隱約有之，北宋已見記錄，南宋以來，斯藝可稱極盛。唐代之俗講及變文，卽盲詞與彈唱之起源，中國彈詞文學之濫觴；而宋人之話本，更開後世章回小說之門。

郎瑛七修類稿：『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怪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迴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

今古奇觀笑花主人序：「至有宋孝皇以天下養太上，命侍從訪民間奇事，日進一回，謂之說話人。而通俗演義一種，乃始盛行。」此固一般學者所熟知，讀者試參閱本書第三章，當更知其詳也。

第二章　宋代說書概況

北宋承五代亂離之後，重覩太平，人民生活旣舒，娛樂乃甚。聽書爲娛樂之一種，汴京說書見於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者，有

講史，小說，說諢話，說三分，五代史，等目（京瓦伎藝條）

說三分卽說三國，與說五代史同屬講史一類。說諢話大抵引人發噱之詞，插科打諢，佐以市井流言，以故事爲經，以諧謔爲緯。陶宗儀輟耕錄謂『唐有傳奇，宋有戲曲唱，諢詞說』，意卽說諢話之別稱。南渡而後，新都臨安，日臻繁盛，遊樂之事，層出不窮。文人著書言及當時說書狀況，科目雖略有異同，足資參考者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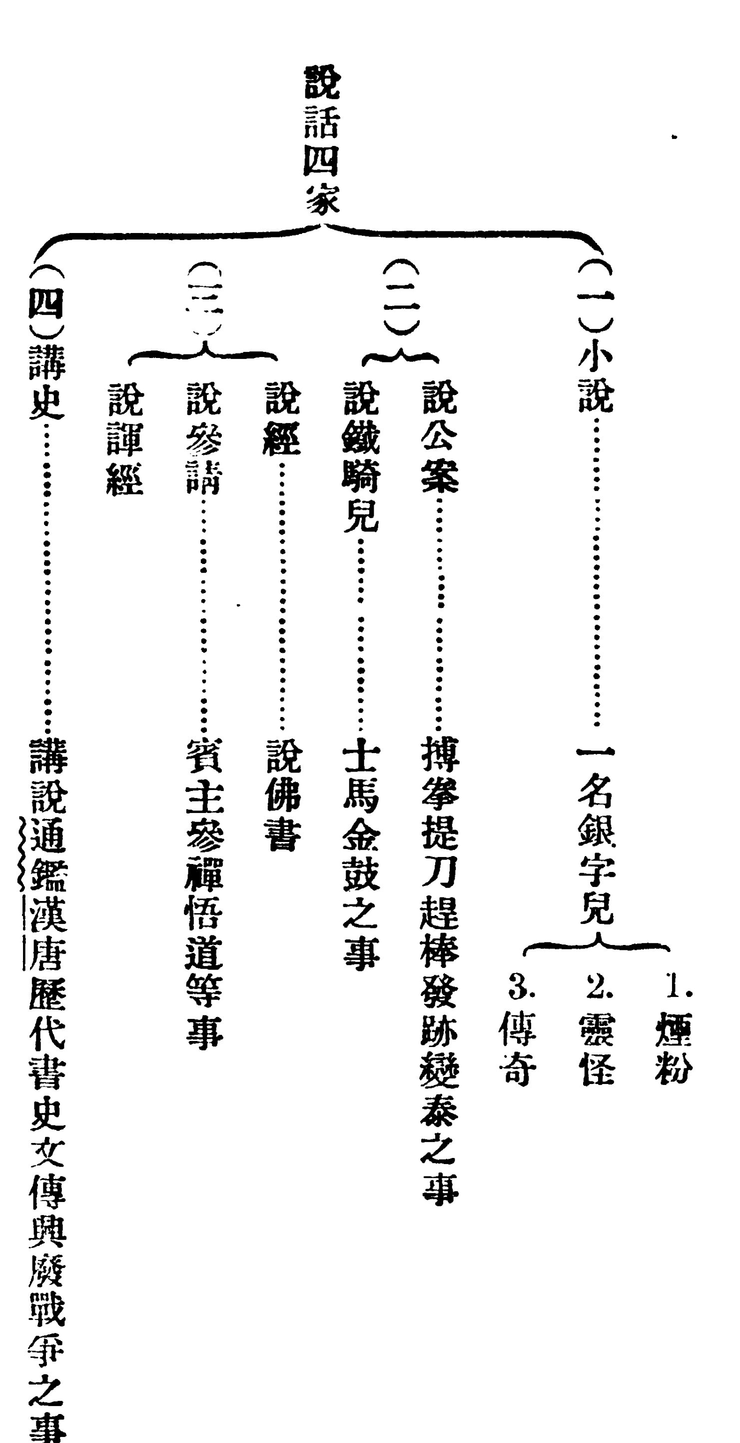
耐得翁都城紀盛：『說話有四家。一者小說，謂之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泰之事；說鐵騎兒

，謂士馬金鼓之事。說經，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講史書，謂說前代史書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而吳自牧夢梁錄第二十卷所載，則謂

「說話者謂之舌辯，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朴刀桿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如水之流。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

惟二書文字不盡相同，層次亦甚不清，加以板刻不無錯字，句讀又極難曉，所謂說話四家，究應若何區別，迄今學者聚訟紛紜，尚無定論。今試以表述之。



右表(一)(二)(四)項所說者爲世間事，其第(三)項則純粹出世問題，帶有宗教性之說書。然說諢經，顧名思義，未免有損如來尊嚴矣。小說項內子目有三：所謂煙粉，即煙花粉黛，男女戀愛故事，後世才子佳人小說之濫觴；靈怪之名，唐時已見記述，大抵神仙鬼怪荒誕

不經之傳說，足以震世駭俗，使愚夫愚婦因而恐懼迷信者；傳奇界說難明，或卽勸忠教孝以及古今奇節至行一類，演說之所以諷世勸世，如說蔡中郞是也。說公案說鐵騎兒，意甚明顯。前者爲江湖亡命遊俠救難之故事，發跡變泰，意卽强盜受招安，封官賜爵之謂；後者受撫後征番破賊，立奇功也。講史在宋人說書中，最爲發達，說三國漢書五代史，已見前引，而夢粱錄講史條下云：

「有王六大夫……於咸淳年間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

咸淳爲南宋度宗年號，是則韓岳張劉諸人之事蹟，早宣諸南宋說書人之口，無惑乎今之人猶喜聽精忠岳傳矣。惜其宋元話本未見，良足憾耳。要而言之，除說經係特種說書不計外，小說近於文，公案鐵騎兒近乎武，說史則文武兼而有之。余之分說話四家如是，不敢與人

苟同，是耶否耶？將待大雅商之。

宋代之業說書者，據武林舊事第三卷社會條所載，有「雄辯社」（小說）之名，蓋『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說書者乘觀衆如雲之際，亦欲於此中大獻身手，藉博聽客之書金。其稱雄辯社，蓋當時說書家所創立之說書團體，所以集思廣益，增進其技藝，如今日蘇道之光裕社，滬道之潤裕社然。又同書第六卷諸色伎藝人條別有「書會」色目，下列人名凡六，以意度之，殆如今之「會書」習俗，集說書最佳者於一堂，人各擇其書中最精采一段說之，亦所以示競爭也。宋代說話家之人數，按是書諸色伎藝人條，則有

演史　喬萬卷，許貢士，張解元，周八官人，檀溪子，陳進士，陳一飛，陳三官人，林宣敎，徐宣敎，李郎中，武書生，劉進士，鞏八

官人，徐繼先，穆書生，戴書生，王貢士，陸進士，丘機山（亦作機山），張小娘子，宋小娘子，陳小娘子。

說經諢經　長嘯和尙，彭道（名法和），陸妙慧（女流），余信菴，周太辯（和尙，亦作春辯，）陸妙靜，（女流），達理（和尙），嘯菴，隱秀，混俗，許安然，有緣（和尙），借菴，保菴，戴悅菴，息菴，戴忻菴。

小說　蔡和，李公佐，張小四郎（亦作小張），朱修（德壽宮），孫奇（德壽宮），任辯（御前），施珪（御前），葉茂（御前），方瑞（御前，亦作方端），劉和（御前），王辯（鐵衣親兵），盛顯王琦，陳良輔，王班直（洪），翟四郎（升），粥張二，許濟，張黑剔（亦作踢），俞住菴，色頭陳彬，秦州張顯（亦作泰州），酒李一郎，喬宜（亦作喬宣），王四郎（明），王十郎（國林），王

六郎（師古），胡十五郎（彬），故衣毛三，倉張三，棗兒徐榮，徐保義，汪保義，張拍（亦作栢），張訓，沈佺，沈喎，湖水周，爊肝朱，掇條張茂，王三教，徐茂（象牙孩兒），王主管，翁彥，稽元，陳可菴，林茂，夏達，明東，王壽，白思義，史惠英（女流）。

彈唱因緣　童道，費道，蔣居安，陳端（亦作遂），李道，沈道，顧善友，甘道，俞道，徐康孫，張道。

說諢話　蠻張四郎。

以臨安一邑，而說書家人數如許，較之今日蘇滬等地，有過之無不及，可謂盛矣。就是中人名觀之，有讀書之儒生，有佛門之和尚，有女子說書家。陸妙慧陸妙靜疑是女尼，童道費道有類羽士。小說項內之註德壽宮與御前者，則供奉宮廷受皇室蓄養之說書家，地位尤極

崇高，德壽宮又孝宗奉親之所也。今日搜尋舊籍，尚可想像當時說書盛況，劉永濟君論說部流別，言及宋代說書，有云：

「大抵文雜韻散，事分唱說，逢韻文則撥絃以吟唱，逢散句則歘指而道說；蓋所以宣聽衆之勞倦，壯說者之聲情，亦合樂而歌之遺意也。遙想當日中瓦街頭，酒闌月上，此輩登場，裙屐嬉遊，當稱極盛。所以國變之後，騷人詞客，感覺夢華，而情傷無已也。」（學衡雜誌四十期）

雖屬懸揣之詞，然事實不外乎此。陶眞爲瞽女所吟唱，陸放翁詩亦稱盲翁負鼓出場，以意度之，必係且唱且說，擊鼓以助興。是則宋人說書，近於今日之彈詞矣。至若說三分說五代史，是否專重說白，不事彈唱，如今世之說大書評話，殊不可知，更安得起古人而問之也。

第三章　話本

宋人說話，盛極一時，前已言其概矣。今日欲窺其盛，猶得於殘存之話本中間接悉其一二。話本者，說話人之底本，爲其故事所從出，憑之以售其技者也。大抵故事本由說話人選擇，流傳旣廣，好事者取其內容與當時道說情形，筆之於書，而成話本。話本旣傳誦一時，更爲後來說話人所憑依。亦有說話人自己記錄，專供彼中人應用，或師徒授受所必需，初則視若祕本，久乃傳諸民間，此二說要皆有之。近海寧陳氏印行古佚小說叢刊，於三國志平話下識其緣起，語中肯要，可謂先獲我心。

「吾國宋元之際，市井間每有業說話者，演說古今驚聽之事。雜以諢話，以博笑噱；託之因果，以寓勸懲，大抵與今之說書者相似。

惟昔人以話爲主，今人以書爲主。今之說書人彈唱玉蜻蜓珍珠塔等，皆以前人已撰成之小說爲依據，而穿插演述之。昔之說話人則各運匠心，隨時生發，惟各守其家數師承而已。書賈或取說話人所說者刻成書本，是爲某種平話。如今之編京劇譜者，蓋出自伶人口傳，非伶人依譜而成也。」

北平孫楷第君，爲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之編者，其論通俗小說之源流，亦云：

「若乃通俗小說，遠出唐代之俗講，近出宋人之說話。其初不過僧俗演說，附會佛經及世間故事，寫梵唄之音以及俗部新聲，賣券喻衆，有類俳優。雖有話本傳錄，其意義即不同於文人著作，其不足爲當時人所重視也宜矣。然宋元書會中人，本長詞翰；瓦舍技藝，亦儘有魁傑；且其曲喻近指，談言微中，固已有當於學士之心。遂有好事

之人，爲之潤色增益，去其繁複咏歎之音，而博之以趣味，裁之以篇章，別行刊布，卽爲通俗小說之濫觴矣。而書本易行，習俗所嗜，尤勝書史。麻沙書坊，桃源主人，有鑑於此，遂亦私行編次，刊印流傳。朝煩剞劂，暮行市里。」

話本在我國文學史上，意義極大。蓋小說始於漢，中經六朝，大盛於唐代。唐人小說搜集於唐代叢書者，其事新奇，其情悽惋，以文章論，自是絢爛之極。洪容齋謂：『唐人小說，不可不熟，小小情事，悽惋欲絕，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與詩律可稱一代之奇。』其言固當，然以文人刻意渲染，辭氣之間，頗嫌繁縟穠艷，固不僅內容浮誇不實也。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有云：『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異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信如是，唐代傳奇文學，僅供文人詞客欣賞，民衆對之，鮮感意趣。

蓋其失全在文士掉文，入士林之目，非欲入大衆之耳。至話本出，乃始有眞正之國民文學，開後世一切語體小說之源也。

話本在當時數目極多，今日坊間所出之宋人話本八種（亞東圖書館排印，爲宋說書家之話本），卽昔之京本通俗小說之殘餘，其原有之卷第可得而知者：

第十卷　碾玉觀音
第十一卷　菩薩蠻
第十二卷　西山一窟鬼
第十三卷　志誠張主管
第十四卷　拗相公
第十五卷　錯斬崔寧
第十六卷　馮玉梅團圓

第廿一卷　金虜海陵王荒淫

而錢曾之也是園書目戲曲部，所載「宋人詞話」十二種，有錯斬崔寧與馮玉梅團圓之名。此殘餘之京本通俗小說，一部分爲也是園舊藏，繆荃孫先生寓滬時無意中得之者。所謂詞話，卽有詞有話，類似彈唱之書詞。

宋人詞話十二種：燈花婆婆，風吹轎兒，馮玉梅團圓，種瓜張老，錯斬崔寧，簡帖和尚，紫羅蓋頭，山亭兒，李煥生五陣雨，女報寃，西湖三塔，小金錢。

然繆氏所刊之京本通俗小說，祇有七種，蓋其中「定州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兩卷，過於穢褻，未敢傳摹」（見先生京本通俗小說跋）。長沙葉德輝先生獨取其未刊之金主亮一種另梓行世，並爲之題曰：「金虜海陵王荒淫、京本通俗小說第二十一卷，已未孟

冬照宋本刊』，於是京本通俗小說共得八種矣。然據日本長澤規矩也所考：葉氏所刻並非繆氏所棄餘者，蓋取明人馮夢龍（字猶龍，別署龍子猶或墨憨齋）所纂之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卷（金閶葉敬池原刻本）金海陵縱慾亡身，抽出單行，藉以炫世。所謂覆宋，以及其在京本通俗小說之原來卷數，皆不足據。吾則謂卽以馮夢龍編纂之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總稱三言）而論，其中頗多宋元話本，不盡由後世倣作。是則葉氏所取恆言一篇，殆卽宋元舊物，馮氏曾加增益，亦未可知也。試觀凌濛初（別署卽空觀主人）所著之初刻拍案驚奇自序（日本帝國圖書館藏本，據鹽谷溫所引），可見一斑。

自序：『宋元時有小說家一種，多採閭巷新事，爲宮閫承應談資，語多俚近，意存勸諷。………龍子猶氏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著良規，一破今時陋習，如宋元舊種，亦被蒐括殆盡。………』卽空

觀主人題於浮槎。

惟然，故三言中時有註明其故事來源者。錯斬崔寧在恆言中題作十五貫戲言成巧禍，註云：「宋本作錯斬崔寧」。碾玉觀音在通言中題作崔待詔生死冤家，註云：「宋人小說題作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在通言中題作一窟鬼癩道人除怪，註云：「宋人小說舊名西山一窟鬼」。可知在馮氏輯三言時代，宋元話本留存尙多，金虜海陵王一篇必其中之一種，可以斷言。惟馮氏編纂諸書時，是否完全保存其宋元面目，抑自行增損潤飾，全失其舊，殊不知耳。

上述八種話本，如以當時說話人類別言之，則海陵王抝相公當屬於「講史」，碾玉觀音西山一窟鬼志誠張主管，係屬「小說」項內之「靈怪傳奇」，馮玉梅介於「說公案」與「說鐵騎兒」之間，錯斬崔寧則「說公案」，菩薩蠻則逼近「說經」也。至繆氏遺去之定州三怪

一回，已見警世通言卷十九，題作崔衙內白鷂招妖，註云：『古本作定山三怪，又云新羅白鷂』。又也是園宋人詞話十二種中，除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爲已知者外，山亭兒見警世通言卷三十七，題作萬秀娘仇報山亭兒；西湖三塔及簡帖和尙見淸平山堂話本，簡帖和尙在日本東京所藏之古今小說第三十四卷內，別題簡帖僧巧遇皇甫妻。種瓜張老見古今小說第三十三卷，題作張古老種瓜娶文女。又燈花婆婆一種，全文已不可得，馮夢龍之改本平妖傳書首有此故事，然僅大要。舍此七種外，餘皆有目無書，佚失久矣。淸平山堂話本僅殘存短篇小說十五種，爲自日本內閣文庫影印者。其刊板年代當在明嘉靖時，以淸平山堂本明洪楩堂名也。其中如合同文字記洛陽三怪記及楊溫攔路虎傳，似爲宋人話本。而快嘴李翠蓮記一種，韻語連篇，爲唱說體裁，意卽宋人盲詞之唱本。此外平話短篇小說留傳天壤間者，據今人竭力

搜求，蓋不下數十種。除三言確知有不少宋元舊本外，餘則多屬後世之擬作，否則亦經改頭換面，非當時說話人眞正底本矣。

黃氏士禮居叢書中有梁公九諫一卷，敍狄仁傑諫武后事，亦宋人話本之一。大唐三藏取經記三卷，與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上中下三卷，爲宋槧本，今在東邦。二書實卽一書，『其稱詩話，非唐宋士大夫所謂詩話，以其中有詩有話，故得此名。』（王國維大唐三藏取經詩話跋）所敍元奘取經猴行者効力之故事，卽後世西遊記小說之濫觴。殆宋人說經之底本，其首尾以詩起詩結，與燉煌寫卷之佛曲頗相近也。

然宋代說書，講史稱盛，夢梁錄卷二十影戲條有云：『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各半』。所謂『歷代書史文傳興廢戰爭之事』，過假則有乖史實，盡眞則興趣索然，虛實相參，所以聽說書之樂，尤勝於伏案讀史也。宋元人講史話本傳世者，前有士禮居之宣和遺

事，後有曹元忠之五代史平話，久爲稀世之珍。宣和遺事多取材南燼紀聞，又夾雜元代語，雖日宋人舊本，恐元代已有增益，雜湊成篇而已。五代史平話，意卽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中說五代史之話本，蓋北宋人所爲，每代二卷；惟梁史漢史各缺下半，未窺全豹，爲足惜耳。日本內閣文庫別有元至治平話五種，爲建安虞氏刊行：

新刊全相平話武王伐紂書上中下三卷

新刊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上中下三卷

新刊全相秦併六國平話上中下三卷（別題秦始皇傳）

新刊全相平話前漢書續集上中下三卷（別題呂后斬韓信）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上中下三卷

書存五種，然實不止此數，如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前集前漢書正集，後漢書等依理必曾刊行，至少必有八種之多也。此種話本皆宋元說

書人殘存之音響，天壤僅有之祕籍，其珍貴可知。後世歷史小說如列國志東西漢三國志演義之類，皆據諸書增飾演進而成，武王伐紂書又明人封神演義之前身。五種中惟三國志平話有影印本及叢刊本，餘則尚未流傳，殊屬憾事。三國志平話最富於說書精神，爲話本之眞正面目，有以粗劣譏之者，余則謂其可珍處卽在未經文人潤飾，保存原形耳。後世之三國志通俗演義，實以此書爲輪廓，爲依據，其結構甚爲弘偉，描寫亦有可取之處也。開卷有書生司馬仲相陰間斷獄故事，謂曹操孫權劉備卽韓信英布彭越之再世。其說新奇可喜，後世頗多流傳。古今小說（卽馮氏喻世明言之前身）第三十一卷有鬧陰司司馬貌斷獄一篇，卽演此事，五代梁史平話亦有是說，惟中間人名略有歧異耳。此種因果報應之說，似卽當時說書人所渲染，惟自羅貫中改削而後，斷獄故事漸不爲世所知。今敍其大略於下，以見原始話本之概焉。

光武卽位五載，於三月三日淸明節傳民衆來御園賞花。有書生名司馬仲相者以來遲亭館爲人所據，無地休息。遂於數十步外屏風栢下坐定，取酒自酌，並撫琴一操。旣展書閱覽，至秦始皇無道事，不禁大怒。以爲天公令始皇爲君，殊屬失當。維時酒已半酣，瞥覩荼蘼架邊有錦衣花帽五十餘人來前，前行之八人稱奉玉皇旨，令以六禮持交，六禮者，平天冠，袞龍服，無憂履，白玉圭，玉束帶，誓劍。仲相一一拜受，並穿著齊備，衆擁之登轎，至琉璃殿，升座羅拜畢。八人奏言，此報冤之殿，非陽間，乃陰司也。因仲相毀罵始皇，有怨天之意，故令其在陰間爲君。如能斷案公允，便可轉生陽世爲天子，否則將有永墮陰山之苦。仲相遂傳旨令沉冤者來訴，於是韓信彭越英布三人相繼至，各請伸雪。仲相命宣劉邦呂雉，至則二人互諉其過，案不能決。又傳蒯通，始定讞。天公傳諭，韓信彭越英布三人各轉世平分

漢室天下，韓信爲曹操，彭越爲劉備，英布爲孫權，是卽魏蜀吳三國之由來。漢高祖轉世爲獻帝，呂雉爲伏皇后，昔之殺韓信者，今則曹操弑伏后以報前仇矣。蒯通爲諸葛亮，輔佐西蜀。仲相後投胎爲司馬仲達，併吞三國。

此司馬仲相斷獄故事，冠於書首，所謂入話是也。在本章所述諸話本中，其體製往往於正文之先，出以韻文詩詞，更有敍述與本篇絕不連屬之閒話開場者，此種說書引子，當時稱之爲『得勝頭迴』。

錯斬崔寧：『這回書單說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得勝頭迴」。』

蓋說話人於開講之先，往往以此引人入勝；聽衆如未到齊，亦可藉資等候，使後來者仍得了然故事之首尾。時有習用之鼓調曰得勝令

者，一名『得勝迴頭』，輾轉而成『得勝頭迴』，初用於戲曲之開場，繼則說話人亦用之於說書。今日各地說書家，仍多師此不衰。揚州說三國者，每日開場，必誦西江月詞一首；說清風閘者必先之以笑話三則。卽目前盛行之無線電播音開篇，皆此『得勝頭迴』之遺蛻。其影響更有及於宋以後之小說者，醉醒石平妖傳等於正文之先，多兼叙閒文。或取相類，以資比較；或取相反，映對成趣，殊有文學之意味也。

至若說話人於書中重要關節，聽衆聚精會神之際，往往停頓其詞句，宣告散場，藉以延攬聽衆之心，俾其重臨。此說書家之慣例，西山一窟鬼中所謂『變做十數回蹺蹊作怪的小說』，蓋卽故意延長時間，至十數次說完。方今說水滸傳者，說武松殺嫂三打祝家莊之類，動輒費時至一兩月之久；而武松醉打蔣門神一節，武松足踏蔣門神之身

，有時說已數日，武松猶未下手痛打，皆是此意。後世長篇章回小說，每回之末，恆有『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與碾玉觀音之顯分上下兩回，故作驚人之詞以作結，兩相比擬，從可知章回小說導源於此矣。日本內閣文庫藏有明熊龍峯刊小說四種，其第四種張生彩鸞燈傳爲平話體裁，開場絕句云：

「致和上國逢佳妹，思厚燕山遇故人；
五夜華燈應自好，綺羅叢裏竟懷春。」

絕句既畢，乃入話文。最後收呵道：「話本說徹，權作散場」，直是當時說話人口吻風度也。

永樂大典嘗收入話本不少。四庫全書提要雜史類平播始末條附註有云：

「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至夥，皆優人以前代軼事敷衍成文

而口述之。』

惜淪散殆盡，存者遂如舉世奇珍。然明人搜羅平話，當時傳本已稀，明人之所獲，乃宋代民間之殘存，較之內府所有，已什不一二。宋廷所藏者，蓋話本之星宿海也。試觀古今小說綠天館主人敍文所言，可以窺之。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如今說書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清暇，喜閱話本，命內璫日進一帙。當意，則以金錢爲酬。於是內璫輩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沉內庭，其傳布民間者，什不一二耳。……』

今日試就吾國人士所藏，益以東西諸邦所發現，更搜尋大典之殘餘，使能一一刊以行世，則其有裨於吾人探討之處，何可以道里計耶

？余嘗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說部，由原始粗疏簡陋之描寫，成爲洋洋鉅觀一代之文藝，其間固由羅貫中吳承恩等之努力，而民間說書家所敷衍增益者，必爲文士所吸收，成爲其材料之一部分。是則諸書之演進（鄭振鐸君有水滸傳的演化及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二文，頗資考證），其與說書之關係固甚密切也。今試取各地說書家所口演者，一一筆之於書，成爲水滸傳揚州話本，或英烈傳蘇州話本之類。則原書又必放大若千倍，當更可觀。清代義俠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卽說書家石玉崑之原稿。永慶昇平作者張廣瑞，亦謂係就聽書所得，熟記在心，暇時錄出者也。

今更以彈詞之話本明之。珍珠塔唱本爲彈詞中最膾炙人口者。據近人所見，以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俞正峯編次者爲最早。書中故事爲別母，起程，祝壽，見姑，園會，贈塔，跌雪，遇救，路封，庭敍

，翠病，探信，驚僕，送主，私行，榮歸，羞姑，見娘，說親，團圓二十回。至道光二年周士珠陸士珍編評之經義堂刊本，已擴大至四卷十四回，材料增多幾及兩倍。迨同治刻本之珍珠塔爲懷周主人所補綴者，情節更見曲折，對話力求圓轉。僅贈塔一項，已增有刼塔，追塔，當塔，認塔，哭塔，造塔等。此種話本之演進，卽說書家藝術之進步也。今日蘇滬名彈詞家之唱珍珠塔者，每日說書一回，需時年餘，始畢全書。材料旣日益增加，描摹更見細膩，藝術自臻美善矣。

第四章　大說書家柳敬亭

說書一技，源流雖甚悠遠，顧世人類以賤業目之。說書家在社會上地位，幾與優伶相等。蓋小說傳奇，向擯於文學之林，而敷衍小說之評話，除供茶餘酒後消遣外，更爲士大夫所不齒。柳敬亭以一細人，崛起江南，手無尺寸之權，而能傾倒公卿，見重於士林，其所憑者何，以此三寸舌耳。然而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忠義之氣，溢於言表，則一懷才不遇之奇士，道德操守之君子也。吳梅村至以千餘言爲之作傳，垂諸不朽，宜哉宜哉！舊籍中記載涉及柳者甚多。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評話盛於江南，如柳敬亭，孔雲霄，韓圭湖諸人，屢爲陳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垞所賞鑒。』

余懷板橋雜記：『曲中狹客，有張卯官笛，張魁官簫，管五官管

子，吳章甫紘宗，盛仲文打十番鼓，丁繼之張燕筑沈元甫王公遠宋維章串戲，柳敬亭說書。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每集必費百金，亦銷金之窟也。」

又「柳敬亭泰州人，本姓曹，避仇流落江湖，休於樹下，乃姓柳。善說書，遊於金陵。吳橋范司馬，桐城何相國，引爲上客。常往來南曲，與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酒酣以往，擊節悲吟，傾靡四座，蓋優孟東方曼倩之流也。後入左寧南幕府，出入兵間，寧南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鬱鬱不得志，年已八十餘矣。間遇余僑寓宜睡軒，猶說秦叔寶見姑娘也。」

雪樵居士秦淮聞見錄：「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院曲，出入公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國初諸老，亦多題贈。板橋雜記，桃花扇傳奇，詳其顚末。」

張山來虞初新志：『戊申之冬，予於金陵友人席間，與柳生同飲……滑稽善談，風生四座，惜未聆其說稗官家言爲恨。』

據上各節，可知柳當時聲譽溢揚，爲人重視光景。阮大鋮以南疆監國，而列名魏黨，權傾中外。攀龍附鳳之徒，方且乞憐奔走之不暇，柳敬亭獨以侯朝宗之揭帖，與諸門客『不待曲終，拂衣散盡』，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爲何如耶？吾華月旦人物，恆以道德眼光出之，有才無行者，仍爲人所唾棄，而其名多不彰。然則柳敬亭之傳，固以其藝術之工，尤在氣節與人格，有大過人處耳。桃花扇聽稗一齣，不免爲作者假造，然柳之毅然絕阮，其事當屬不虛。

桃花扇傳奇第一齣聽稗：『（生）既是這等，到秦淮水榭，一訪佳麗，到也有趣。（小生）依我說，不必遠去，兄可知道泰州柳敬亭說書最妙，曾見賞於吳橋范大司馬，桐城何老相國。聞他在此作寓，

何不同往一聽，消遣春愁（末）這也好。（生怒介）那柳麻子新做了奄兒阮鬍子的門客，這樣人說書，不聽也罷了。（小生）兄還不知阮鬍子漏網餘生，不肯退藏，還在這裏蓄養聲伎，結納朝紳，小弟做了一篇留都防亂的揭帖，公討其罪。那班門客纔曉的他是崔魏逆黨，不待曲終，拂衣散盡。這柳麻子也在其內，豈不可敬。（生驚介）啊呀，竟不知此輩中也有豪傑，該去物色的。（同行介）』

而於柳之身世，藝術，人格闡發無遺，極盡揄揚之能事者，厥爲吳梅村之柳敬亭傳。

梅村文集柳敬亭傳：『柳敬亭者，揚之泰州人，蓋曹姓。年十五，獷悍無賴，名已在捕中，走之盱眙。困甚，挾稗官一冊，非所習也。耳剽久，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則已傾其市人。好博，所得亦綠手盡。有老人日爲醵百錢，從寄食。久之，過江休大柳下，生攀條泫然

，已撫其樹，顧同行數十人曰，嘻，吾今氏柳矣。聞者以生多端，或大笑以去。後二年，金陵有善談論柳生。衣冠懷之，輻輳門車嘗接轂，所到座中皆驚。有識之者，此固嚮年過江時休樹下者也。柳生之技，其先後江湖間者，廣陵張樵，陳思，姑蘇吳逸，與柳生四人者，各名其家，柳生獨以能著。或問生何師，生曰，吾無師也，吾之師乃儒者雲間莫君後光。莫君之言曰，夫演義雖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萬類，不與儒者異道。故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天下至精者，其孰與於斯矣。柳生迺退就舍，養氣定詞，審音辨物，以爲揣摩。期月而後，請莫君。莫君曰，子之說未也，聞子說者驩咍嗢噱，是得子之易也。又期月，曰子說幾矣。聞子說者，危坐變色，毛髮盡悚，舌撟然不能下。又期月，莫君望見，驚起曰，子得之矣。目

之所視，手之所倚，足之所跋，言未發而哀樂具乎其前，此說之全矣•於是聽者儻然若有見焉，其竟也，恤然若有亡焉。莫君曰，雖以行天下，莫能難也。已而柳生辭去，之揚州，之杭之吳，吳最久，之金陵。所至與其豪長者相結，人人暱就生。其處己也，雖甚卑賤，必折節下之，即通顯敖弄無所語。與人談，初不甚諸譃，徐舉一往事相酬答，澹辭雅對，一座傾靡。諸公以此重之，亦不盡以其技强也。當是時，士夫避寇南下，僑金陵者萬家。大司馬吳橋范公，以本兵開府名好士，相國何文端，闔門避造請，兩家引生爲上客。客有謂生者曰，方海內無事，生所談皆豪猾大俠草澤亡命，吾等聞之，笑謂必無是，乃公故喜誕耳，孰圖今日不幸竟親見之乎。生聞其語慨然。屢與吳人張燕筑沈公憲俱。張沈以歌，生以談，三人者酒酣悲吟擊節，意悽愴傷懷，凡北人流離在南者，聞之無不流涕。未幾而有左兵之事。左兵

者，寧南伯良玉軍譟而南，尋奉詔守楚，駐皖城待發。守皖者杜將軍宏域，於生爲故人。甯南嘗奏酒，思得一異客，杜既以洩之矣。會兩人用軍，事不相中，念非生莫可解者，乃檄生至進之。左以爲此天下辯士，欲以觀其能，帳下用長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震慴失次。生拜訖，索酒，談嘲諧笑，旁若無人者。左大驚，自以爲得生晚也。居數日，左沉吟不樂，熟視生曰，揣我何念。生曰，得毋以亡卒入皖，而杜將軍不法治之乎。左曰然。生曰，此非有君侯令，杜將軍不敢以專也，生請銜命矣。馳一騎入杜將軍軍中，斬數人乃定。左幕府多儒生，所爲文檄，不甚中窾會，生故不知書，口畫便宜輒合。左起卒伍，少孤貧，與母相失，請貤封不能得其姓，淚承睫不止。生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大喜，立具奏，左武人，即以爲知古今識大體矣。阮司馬懷寧，生舊識也，與左郄，而新用事。

生還南中，請左曰，見阮云何？左無文書，卽令口報阮，以捐棄故嫌圖國事於司馬也。生歸，對如寧南指，且約結還報。及聞坂磯築城，則頓足曰，此示西備，疑必起矣，後果如其慮焉。左喪過龍江關，生祠哭已，有迎且拜，拜不肯起者，則其愛將陳秀也。秀嘗有急，生活之，具爲予言救秀狀。始左病恚怒，而秀所犯重，且必死。生莫得措捂，乃設之以事曰，今日飲酒不樂，君侯有奇物玩好，請一觀可乎。左曰甚善，出所畫己像二，其一關隴破賊圖也。覽鏡自照，歎曰，良玉，天下健兒也，而今衰。指其次曰，吾破賊後將入山，此圖所以志也。見衲而杖者數童子，從其負瓢笠且近，則秀也。生佯不省，而徐睨爲誰。左語之，且告其罪。生曰：若負恩當死，顧君侯以親信，卽入山且令相從；而殺之，卽此圖爲不全矣。左頷之。其善用權譎，爲人排患解紛，率類此。初生從武昌歸，以客將新道軍所來，朝貴皆傾動

•顧自安舊節，起居故人無所改。逮江上之變，生所攜及留軍中者亡散累千金，再貧困而意氣自如。或問之，曰，吾在盱眙市上時，夜寒藉束藁臥，屝履踵決，行雨雪中，竊不自料以至於此。今雖復落，尚足為生，且有吾技在，寧渠憂貧乎！迺復來吳中，每被酒嘗為人說故寧南時事，則欷歔灑泣。既在軍中久，其所談益習而無聊，不平之氣無所用，益發之於書，故晚節尤進云。舊史氏曰，予從金陵識柳生，同時有楊生季衡，故醫也，亦客於左，奏攝武昌守，拜為真，左內強生以官，笑弗就也。楊今去官仍故業，在南中亦縱橫士，與予善。」

綜上諸書所載，可得而言者，厥有數端：(一)柳敬亭為江蘇江北泰縣人；(二)說書本非所習，初則耳剽模倣，已傾市人，繼經儒者指導，技乃益進；(三)柳之說書絕技，確由苦心練習而來，固不僅天資卓越而已；(四)柳敬亭一生所經之地，初走盱眙，嗣遊金陵，再往揚

州杭州蘇州，而寓蘇州最久。其後又來金陵，名重公卿，往來院曲，或集於二李家，或集於眉樓。左良玉軍駐皖城，招柳至軍中，因依左，從之往武昌，出入兵間。左亡敗，又遊松江馬提督軍中，終還金陵，復來蘇州，困頓而死（柳之墓在蘇州，見後）；（五）柳不第擅長說書，且豪情俠氣，爲人排難解紛，擘劃周詳，有古英雄名士風；（六）柳雖不知書，然能授人機宜，使據其意爲文檄，故又爲極佳之幕客；（七）柳自甘貧困，不肯服官，具有藝術家之精神；（八）晚年技術更精，至八十餘猶事說書。

柳敬亭爲一代藝人，其生平事跡，如就各家記載爲之鉤稽考據，誠不難成一鉅傳。今人但知柳於左良玉亡後，鬱鬱不得志，貧困以終。板橋雜記載其遊松江馬提督軍中，吳梅村爲楚兩生行，亦謂柳客於雲間帥。雲間帥卽馬提督逢知，原名進寶，仕明爲安慶副將，都督同

知。以降清有戰功，官至蘇松常鎮提督。鄭成功大舉內犯，進窺南京，逢知以擁兵不救，坐誅。余偶檢元和宋宗元之新智囊卷十九末條，見有敘柳敬亭在馬提督軍中軼事一則，固世人所罕知也。

『國初泰興柳敬亭，以說平話擅名，吳梅村為之立傳。馬進寶鎮海上，招致署中。一日侍飯，馬飯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將候飯畢，窮治膳夫。進寶殘忍酷虐，殺人如戲。柳憫之，乘間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進寶既失其矢，遂已其事。』

柳喜排難解紛，視吳傳中救良玉愛將陳秀事，又多佳話。余讀王澐漫遊紀略及徐釚詞苑叢談中之記載，更知柳於晚年曾北上京津，俞樾茶香室叢鈔引漫遊紀略文，並推定柳北上時為康熙元年，則亦珍貴之資料也。

王澐漫遊紀略：『壬寅季春，自淮浦登舟，公（蔡襄敏公）之客共載

者，有瀨上宋生知醫，白下柳生王生善諧談，包山秦生曉音律。舟中休暇命柳生歛隋唐間稗官家言，其言絕俚。柳生侈於口，危坐掀髯，音節頓挫，或咤叱作戰鬬聲，或喁喁效兒女歌泣態。公嘗竦聽之，僮僕以下咸助其悲喜。坐客莫不鼓掌稱善，率至夜分乃罷。』

案上文見漫遊紀略燕遊三，蓋當時蔡襄敏公再起視漕，王勝時被邀同行，北上直至津門京師。下之記載，更爲强有力之佐證：

徐釚詞苑叢談：『淮揚柳敬亭爲左寧南幸舍重客，寧南沒於九江舟中，柳生先期東下，憔悴失路。垂老，客於長安。龍松先生贈賀新郎詞云：「鶴髮開元叟，也來看荆高市上，賣漿屠狗。……」』

然敬亭不久當卽南歸，證以板橋雜記『間遇余僑寓宜睡軒』之語，是已在北遊之後回南時矣。又試讀錢牧齋爲柳敬亭募葬疏：

『柳生敬亭，今之優孟也。長身疎髯，談笑風生，臿齒牙，樹頤

類，奮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今老且耄矣，猶然掉三寸舌糊口四方。負薪之子溘死逆旅，旅櫬蕭然，不能返葬。……三山居士，吳門之異人也，獨引以爲己責，謀卜地以葬其子，幷爲敬亭營兆域焉。……子姑以吾言號於吳市，吳市之人有能投袂奮臂，感慨而相命者，吾知其人可以愧天下士大夫者也。……』

藉知柳敬亭貧不能葬其子，人爲敬亭營生壙，則其死必葬蘇州。好事者如發現其墓，不當樹碑立碣，銘曰：『大藝術家柳敬亭之墓』乎？

夫說書大盛於宋，自元迄明，說書家不甚見於載記。直至明社已屋，滿清入關，於茲鼎革之交，始有柳敬亭勃然興起，繼宋人之餘烈，開後代之先河，厥功可謂偉矣。今日業說書者奉之爲祖師，屆其生日（陰曆三月初三日），設靈位，羣集致敬禮焉。柳之說書也，固以

其藝術造詣之精，邀人讚賞，然尤在當時士大夫避寇南下，愴懷國事，不能自已，柳爲豪猾大俠之說以進之，於遊戲三昧之中，實寓警惕國變之至意。故能動人心魄，發人深思。余意其說書時必插入一部分民族思想之材料，惜士大夫僅視爲茶餘酒後排遣之資，終不能振聾發聵也。試觀

雪樵居士秦淮聞見錄：「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詼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敗葉滿亭飛走。令四座欷歔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寂烏啼柳。天付與懸河口。　可憐飄泊寧南後，記强侯接天檣櫓，橫江刁斗。亡國豈知逢叔寶，世事儘銷醇酒。滿目爛羊僚友。心識懷光原未反，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年物，黃金壽。」

直視柳爲憂傷家國之志士，隱於說書者矣。錢牧齋之左寧南畫像

歌爲柳敬亭作，有云：

『帳前接席柳麻子，海內說書妙無比；長揖能令漢祖驚，搖頭不道楚相死。每當按甲休兵日，更値椎牛饗士時。夜營不諠角聲止，高座張燈拂筵几。吹脣芒角生燭花，掉舌波瀾沸江水。甯南聞之鬚蝟張，傾飛櫪馬俱騰驤；誓剜心肝奉天子，拚灑毫毛布戰場。』

此柳在軍中說書，左寧南感動興起之狀，非激勵左忠於明室之一證乎？大抵彼所說之書甚多，往往不限一種。桃花扇載其說論語，自是東塘之杜撰，惟板橋雜記稱其說秦叔寶見姑娘，而錢遵王註牧齋詩，亦謂：

『寧南旣老而被病，惟塊然一榻。柳生敬亭善談笑，軍中呼爲柳麻子，搖頭掉舌，談諸雜出。每夕張燈高坐，談說隋唐間遺事，寧南親信之，出入臥內，未嘗頃刻離也。』

又敬亭對寧南曰：『君侯不聞天子賜姓事乎？此吾說書中故實也。』唐代天子賜姓最多，其所說者必爲隋唐演義一類小說。漫遊紀略謂『命柳生談隋唐間稗官家言』，蓋亦演秦叔寶程咬金薛仁貴諸人之事實也。然下之記載，似柳所說者又爲三國志演義，精忠傳一類小說。

周鄭山容春酒堂文集：『敬亭曹氏，泰州人。少飄鷙不法，亡命如皋，追捕已及，隱柳林獲免，遂指爲姓。後以滑稽說古人事，往來縉紳間五十年，無不愛柳敬亭者。兒童見柳髯至，皆喜。其技傳之華亭莫生，生之言曰：「口技雖小道，在坐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坐有貴要，忘身在今日，忘己何姓名。於是我即成古，笑啼皆一」。所恨楚莊未見叔敖，不能證優孟。然史遷班固，下逮貫中實甫，筆墨爲證，如已見之。予每歎近世人才衰颯，私疑往史多誣，未必有如某某

其人。癸巳值敬亭於虞山，聽其說數日，見漢壯繆，見唐李郭，見宋鄂蘄二王。劍截刀槊，鉦鼓起伏，髑髏模糊，跳擲繞座，四壁陰風旋不已。予髮肅然指，幾欲下拜，不見敬亭。」

案此文遒峭古潔，足與吳梅村柳敬亭傳並茂。敬亭曾在虞山說書，可補他種記載之缺。其往虞山，意者錢牧翁招往乎？然柳所說書，最受人歡迎並爲文士津津樂道者，似爲水滸傳。其見於記載者，如：

王猷定聽柳敬亭說史：「英雄頭肯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顧開雍柳生歌小序：「柳生所至輒傾諸豪，是時南中士大夫避寇卜居者，多暱柳生，與之遊。……爲僕發故小吏宋江軼記一則，縱橫撼動，聲搖屋瓦，俯仰離合，皆出己意，使聽者悲泣喜笑。」

陶菴夢憶：「南京柳麻子黧黑，滿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善說書，一日說書一回，定價一兩，十日前先送書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時有兩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聽其說景陽岡武松打虎白文，與本傳大異。其描寫刻劃，微入毫髮，然又找截乾淨，並不嘮叨㘞夬。聲如巨鐘，說至筋節處，叱咤叫喊，洶洶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內無人，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翁翁有聲。閒中着色，細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彼方掉舌。稍見下人呫嗫耳語，聽者欠伸有倦色，輒不言，故不得强。每至丙夜，拭桌剪燈，素甕靜遞，款款言之。其疾徐輕重，吞吐抑揚，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說書之耳，而使之諦聽，不怕其不齰舌死也。柳麻子貌奇醜，然其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靜，直與王月生同其婉孌，故其形情正等。」

其藝術已臻化境，謂非天才可乎？余意柳能說之書，種類必夥。

甚或任客點題，無不酣暢淋漓，發揮盡致。以視今之說書家，株守一先生之言，畢生祇敢以一書問世者，相去何可以道里計。日人青木正兒著語物源流一文，謂柳敬亭說書係且談且唱，如今之彈詞，其言殊不足信。青木據吳梅村柳敬亭傳中『妄以其意抵掌盱眙市』一語，斷定『抵掌』卽按拍吟唱。又板橋雜記所稱，『張沈以歌曲，敬亭以譚詞』，氏更假定譚詞卽彈詞。已見其牽强附會，妄解中國文字之非（按抵掌卽談話之義，譚詞亦卽談話），而援桃花扇傳奇敬亭唱秣陵秋之類，認敬亭眞爲彈唱，亦有未當。按桃花扇之作，上距敬亭之死已三四十年，孔稼部震其說書之名，未及目擊其人，並未躬聆其說書，可以斷言。況戲劇原重表情，事實不必求眞，劇終謂敬亭隱爲漁者，不知彼固明明出入鬧市，年至八十餘猶說書不倦，非其明證耶？余則謂評話彈詞，二者各有門庭，各有其特殊之藝術。大書以剛勁見長，

小書以委婉爲美，擅此者未必卽擅於彼，柳敬亭之說書，自不能視爲例外。觀夫諸家之所記載，稱其縱橫撼動，聲如巨鐘，與今日說大書者起『爆頭』相似。且柳在軍中說書甚久，軍人如寧南喑嗚叱咤，豈如婦人女子愛聽彈詞小說與佳人才子故事乎？是柳敬亭平時所說者，必係評話之類又一旁證也。

附錄有關柳敬亭之詩文數則，以供留心掌故者之參考。

汪懋麟柳敬亭說書行：『吳陵有老年八十，白髮數莖而已矣，兩眼未暗耳未聾，猶見搖唇利牙齒。十時抵掌公相前，談奇說鬼皆虛爾，開端抵死要驚人，聽者如癡雜悲苦。……英雄盜賊傳最神，形模出處眞奇詭，耳邊恍聞金鐵聲，舞槊橫戈疾如矢，聲節據案時一呼，霹靂迸裂空山裏。……剪燈爲我說齊諧，壯如擊筑歌燕市。』

梁清標贈柳敬亭南歸白下：『三十年來說柳生，留髡此日絕冠纓

；指揮省事如圖畫，對汝堪移萬古情。閱盡桑田一布衣，□□深處有柴扉；春來數醉荆卿酒，風起楊花送客歸。軍中軼事語如新，磊落寧南百戰身；爲問信陵當日客，侯門誰是報恩人？齊諧志怪詎荒唐，抵掌風雲起座旁；天寶尙留遺老在，何堪白首說興亡。」

顧黃公閱梅村王郎曲雜書絕句志感：「柳生凍餓王郎死（王郎即王紫稼），話到勾闌亦愴情，好把琵琶付盲婦，裏頭彈說舊西京。」

吳梅村柳敬亭贊：「頎而立，黠而澤；視若營，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爲傖楚，爲諸給。醜而婉者其貌，佞而忠者其德。初即之也如驚，驟去之也如失。人以爲此柳可愛，而吾笑爲麻中之直。斯眞天下之辯士，而諸侯之上客也歟！」

第五章　說書兩大派別

說書大別爲兩派：一曰評話，一曰彈詞。評話亦作平話，堯山堂外紀所謂『杭州瞽女，唱古今小說平話，謂之陶眞』，是平話卽盲詞，亦卽彈唱。其定義至爲廣泛，直說書之總稱矣。然評話一語，在今日則意義業已確定，卽此種說書人全用道白，不需絃索，不事吟唱，桌上祇放醒木一方，或紙扇一把而已。與之對待者爲彈詞，其故事以彈唱式演出之，佐以三絃及琵琶等樂器。有時理絃吟唱，有時歇指道白，或一人，或二人皆可。又自說書內容別之，評話所述者，多屬英雄義士之行事，以及歷史上興廢戰爭之類，故亦稱開講。彈詞所演者，不外才子佳人之豔遇，春花秋月之心情，其必藉音樂以傳神，理有固然矣。今並有稱評話爲說大書，彈詞爲說小書者。

小書：珍珠塔，三笑姻緣，倭袍傳，白蛇傳，玉蜻蜓，描金鳳，雙珠鳳，落金扇，雙珠球，玉夔龍，文武香球，繡香囊，雙金錠，等

大書：三國，水滸，英烈傳，岳傳，金槍傳，金臺傳，東西漢，隋唐，綠牡丹，五義圖，西遊記，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封神榜，等

然大書之名，清人范祖述（字月橋，錢塘人）之杭俗遺風中，已見記載。

『大書 一人獨說，不用傢伙，惟有醒木一塊，紙扇一把。所見惟沈蒲包一人，工亦一洋，其餘不過街書有之。』

書中有所謂『南詞』者，卽彈詞別稱，以別於北方之鼓詞而言。讀此條可想見當時之盛況。

『南詞 說唱古今書籍，編七字句，坐中開口彈弦子，打橫者佐

以洋琴。名曰洋二百，蓋坐中工洋一元，而打洋琴者工錢二百也。每本四五回，稱爲唱書先生。出名者有諺云：倪老開，張老福，陳金姑，沈小六。其他戴鼎，孟隆，許煥，莫培等。所最興時者，惟倪開張福二人。倪開風流蘊藉，張福滑稽詼諧，令人發笑，雖當面誚人，人不之怨也。五月十九，倉橋元帥廟有文書老會，凡省中唱書者，不取工錢，挨唱一回，以傢伙到廟先後爲序，不大出名者，以此爲榮也。廟惟備點飯，人家喜事生日多用之。」

彈唱有單擋與雙擋之分。一人唱說者爲單擋，多用絃子；二人者爲雙擋，又有陽面陰面之分，陽面用弦子，陰面用琵琶，亦有彈銅絲琴者。大書以勁見長，勁中須有精神，脫去火氣。小書以情爲美，情而不流於淫，無做作氣，斯爲上乘。至書中人物之敍述，則有『表』『白』之分。凡以說書人之口氣敍出者謂之『表』，『白』則書中人

之自述也。「表」用說書者自己之方言，「白」則除貼旦與丑角外，應以京音或國語爲之，藉示鄭重。此蓋大書與小書俱同者。

然大書小書之名，北平亦有之，其分類與蘇州不同。屬於歷史性質者爲大書，神話性質者爲演義，小書則俠義一類小說也。據天橋說三俠五義評話之劉君語顧頡剛君者，北平說書，有如左表。

大書：列國，西漢，東漢，三國，隋唐，跨海，水滸，精忠，英烈。

演義：封神，西遊，聊齋。

小書：善惡圖（前），大宋八義（後），綠牡丹，三俠五義，小五義，濟公傳，清烈傳（彭公案之前部），彭公案，施公案，于公案，永慶昇平。

蒲松齡之聊齋亦有評話，「田七郎」及「雲蘿公主」等篇，演說者淋漓盡致，最受聽衆之歡迎，是則南方曾未前聞者矣。

第六章　評話

評話爲大書，所說者多屬勸忠教孝，敦品勵行，或敍歷史陳蹟，或提倡武俠精神。其發人深省，移風易俗，有足多者。此類說書，就性質言之，自以男子演說爲最合身分。故世有男子業開講或彈唱，而女子說大書者則絕鮮，評話一技，蓋男性之專長也。

評話中脚色最多，生旦淨丑，男女老少，皆各有其出相。說書家使用手面，出爆頭，自有其一定之矩範，不可造次；亦有通體平說不須爆頭者。而插科打諢，尤在卽景生情，口才便給，俾情節緊張之際，忽焉四座鬨堂，藉博聽衆之讚賞。蓋大書側重表演，說書家之登台也，規律甚嚴，坐必挺胸，說必提丹田。其動作姿勢，須沈着老到，一如伶人演劇然。雖無絃索助興，然評話家之紙扇，則無上之工具也

。關雲長之大刀，黑旋風之板斧，諸葛亮之羽扇，胥以是表達之。故說大書至爲吃力，有非精氣神三者俱到莫辦者。較之說小書，尤見藝術之妙。

評話之材料，雖本諸稗官演義，然評話家必平添若干事實，興趣橫生，使聽者樂而忘倦。有時欲求其材料熱鬧動人，儘可改竄原書情節，獨運匠心，別開生面，其周詳縝密之處，反較原書爲優。蓋評話所以敷衍小說，苟僅按原書申說，別無出奇制勝之門，則吾人祇須閉戶讀小說，已足消遣，何事往書場納貲聽評話耶？然評話家之增益材料，必小心從事，愼加剪裁，以冀入情入理。故演說三國者，必兼熟當年史實，演說水滸者，必周知社會情形。有時雖一事一物之微，與考據有關者，亦不可不審愼出之，以免支離滅裂，有貽識大雅之羞。蓋評話家固不必陳義過高，引經據典，自矜淹博，而過於牴觸事實，

亦在禁忌之列。三國東西漢等書，以其純爲歷史上材料，演說之者，其吐辭選句往往較他種評話家雅馴。故聽者多屬中上階級，知識程度較高。

揚州畫舫錄卷十一：『徐廣如始爲評話，無聽之者，在寓中自摑其頰。有叟自外至，詢其故。自言其技之劣，且告以將死。叟曰：「姑使余聽之可乎？」徐諾，叟聆之，笑曰，「期之三年，當使爾技蓋於天下也。」徐隨侍，叟令讀漢魏文三年，曰：「可矣！」故其吐屬淵雅，爲士大夫所重也。』

習評話須簡練揣摩，期以三年，可知雖小技，求其藝術之工，邀人讚賞，亦殊不易。評話之翻空出奇，遠勝說部，亦猶之說部多與正史不合，而人反嗜讀之也。下之援引，可見一斑。

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卷三：『小說所以敷衍正史，而評話又所以

敷衍小說。小說間或有與正史相同，而評話則皆海市蜃樓，憑空架造，如列國，東西漢，三國，隋唐，飛龍，金槍，精忠，英烈傳是已。然其中亦有標異出奇，豁人耳目者，茲就余所聞者而言之，以見其概然。余昔在郡城城隍廟，見有說三國演義葭萌關桓侯戰馬超者，言孟起與桓侯苦戰三日夜，欲於馬上擒桓侯而不能，遂詐敗，桓侯追之。孟起回身手擲飛抓罩其首，蓋孟起之高祖爲新息侯馬援，素精此技，昔佐光武定天下，百步之內，取敵人首如囊中物，孟起之家傳絕技也。桓侯見飛抓自空直下，猝不及避，不覺大聲而呼，舉蛇矛向上格之。孟起回望桓侯頂上，黑氣冲天而起，內現一大鳥，以翅擊抓。抓墮於地，不可收，大驚而退。後李詼說之，遂降昭烈。世傳桓侯是大鵬金翅鳥降生，故急迫之際，元神出現耳。昔有桓侯在唐留姓在宋留名之說，於唐時爲張睢陽，宋時爲岳忠武。在孕時，母夢鵬飛入室而生

，此其徵據也，可謂有源有委矣。後於杭州昭慶寺西廊茶店內，聽說飛龍傳陳橋兵變一段，言宋太祖領兵北伐，夜宿陳橋驛中。張光遠羅彥瓌等議欲奉以爲帝，太祖聞之，大驚，遂踰牆至廐，獨乘九天斑豹馬而逃。行至陳橋，時月色明亮，見一白鬚者握鐵鞭立於橋上，大呼曰：「來者非趙某乎？」曰：「然。」其人曰：「我高行周也。向知汝係眞命天子，故我聽苗訓之言，自刎以全汝一家。今天命在汝，逃欲何之？」蓋行周諱名高鷂子，而周太祖郭威渾名郭雀兒，鷂能捕雀，故昔郭威與高戰，輒敗，歷有仇隙。後郭威登極，知宋太祖之父宏殺，素與行周結生死盟，遂執宏殺及其眷屬囚之。而令宋太祖往說行周，使之歸降，否則取其首來。若二者皆不能，則滿門皆戮。時行周爲漢守海平城，宋太祖奉命而至，行周誓不背漢，不肯歸降。術士苗訓以天命有在勸之，行周遂自刎死，其首以畀太祖。太祖持歸，周太

祖親啓匣驗之，忽見行周立於前，以鞭擊其頭，驚悸而卒，宏毅全家始得釋繫。今宋太祖將次登位而逃，其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人不能追，故行周顯靈以阻之。太祖不答，策馬上橋，行周拒以鞭，馬驚躍長嘶，不敢進。正徘徊間，張光遠等自後聞聲追至，被以黃袍，擁之而返，行周亦冉冉入雲去。按二說雖皆謬悠縹緲之辭，然亦新穎可喜，所以柳敬亭一派，至今盛行，而人莫之厭也。溽暑炎蒸，北窗高臥，靜聽說書者劇談一回，亦一快事。』

昔柳敬亭從左寧南在軍中說書，爲文士所艷稱。其實軍中說書，見於記載者明末已多此風，蓋不徒名將嗜之，下至盜賊強梁亦酷好之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明末李定國初與孫可望並爲賊。蜀人金公趾在軍中爲說三國衍義，每斥可望爲董卓曹操，而許定國以諸葛。定國

大感曰：「孔明不敢望，關張伯約不敢不勉」，自是遂與可望左。及受桂王封爵，自誓努力報國，洗去賊名，百折不回，殉身緬海，爲有明三百年忠臣之殿，則亦傳習郢書之效矣。」

五色瓠：『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擊皆效之。其老本營管隊楊興吾語孔尙大如此。』

又評話家之享盛名者，往往爲帝王羅致，供奉內廷，在昔宋代已有此風（見第二章）。明李日華紫桃軒又綴云：

『宋王防禦，號委順子。方萬里挽之曰：「溫飽逍遙八十餘，稗官原是漢虞初。世間怪事皆能說，天下鴻儒有不如。聳動九重三寸舌，貫穿千古五車書。哀江南賦箋成傳，從此韋編鎖蠹魚。」蓋防禦以說書供奉得官，旣老，築委順堂以居，士大夫樂與往還。』

兪樾茶香室叢鈔引此文，謂委順子伎倆，當在明代柳敬亭之上，

惜其名竟不傳。揚州畫舫錄卷十一列舉江南評話家之名，有韓圭湖者（見第四章）即嘗供奉清順治帝。

王西樵贈韓生詩：『政平如水先皇日，行樂時時觝戲傳；江畔逢君訴遺事，斷腸如遇李龜年。讌語縱橫許入詩，舍人傳宴栢梁時，武皇沒後天無笑，說着宮車只淚垂。』原註云：『生善平話，常供奉世祖皇帝。』

評話既足移人性情，啓發智慧，流風所被，販夫走卒，讀書士人，亦有喜其技私自摹擬以娛人者，蓋如唱京劇之有票友矣！乾隆時揚州葉英多即此中之一人，以其奇節異行，故舊籍中多載之。

揚州畫舫錄卷二：『葉勇復，字英多，號霜林，江都諸生。好歐陽通書法，摹之逼肖。善評話，言古人忠孝事，慷慨激發，座客懍然。』

阮元廣陵詩事卷四：『葉英號霜林，江都老諸生也。善柳敬亭之技，然性情孤傲，不易得而聞也。富貴人有慕其技者，請之，每遭其詬辱。生平與桃花菴僧石莊交最密（畫舫錄卷二有石莊記事），僧善吹洞簫，相約互示以技。簫甫畢，適鹺賈數人至，霜林素疾之者也，亟避之。未幾，石莊死，自恨前約未踐，至僧棺前，竭盡精力演說其技。感慨淋漓，聞者泣下。乾隆戊午偶病臥，忽朗吟云：「碧桃紅杏人何在，白石清泉任我行。」語畢而絕。』

清稗類鈔音樂類：『乾隆時揚州有好奇狷潔之士，曰葉允復，字英多，一字霜林。年十六，補江都縣學生，嘗三踏省闈而不售。居常視世事齷齪，每思一發其邁往不羈氣，而有託以自見。……於是辭家浪游數年，歸而皤然曰：「得之矣！」……然甚祕其技，不肯泄，故所常與同硯席通氣誼者，欲强試之，亦時應時不應。其爲一時說書

之魁者，方百計密伺，偶入聽，則大驚却走，而名遂籍甚。然人皆知其高簡絕俗，不敢求一奏也。其所說以宗留守交印爲最工。大旨原本史籍，稍加比傳，乃皆國家流離之變，忠孝抑鬱之志。撫膺悲憤，張目嗚咽，一時幕僚將士之聽命者，及諸子之侍疾者，疏乞渡河之口授者，呼吸生死，百端坌集。如風雨之雜沓而不可止也！如繁音急管之慘促而不可名也！如魚龍呼嘯松栢哀吟之震盪淒絕而無以爲情也！」

此亦柳敬亭之類，殆藉評話以發其抑塞不平之氣者歟！然柳遊譽公卿，挾其技以謀生，往來大江上下，名重一時，其處境尙較此老爲優。葉英多身懷絕技，足不出揚城，人知有柳敬亭，而不知有彼，此尤堪痛哭者！今特表而出之，珍重其人，亦如評劇家表揚名票友也。

第七章 彈詞

宋代盲詞，舊籍中雖多涉及，然其唱本則未見流傳。燉煌寫卷中有孝子董永傳及季布歌，零篇斷簡，唱句分明，已足視爲彈詞之嚆矢。而日人岡崎文夫自法京抄來之燉煌遺書目連緣起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文及降魔變柙座文三卷，其中夾敍夾唱，頗類鼓詞，亦近戲曲，意卽如宋人說經演說佛書也。目連緣起一篇中有云：

目連慈母號青提，本是西方長者妻，在世慳貪多煞害，命終之後落泥犂。身臥鐵床無暫歇，有時驅逼上刀梯，推烏磓磨身爛壞，遍身恰似淤青泥。

於是目連見慈母墮在地獄，遂白佛言：『如來，請陳上事。

『慈母前生修善，將爲死後生天，今且墮在阿鼻，此事有何所以

？目連雖證羅漢，神通智慧未全，不了慈親罪因，兩淚向佛啓告。

「神通弟子目犍連，攝步登時白佛言，唯願世尊慈憫我，得知慈母罪根源。母在世時修十善，將爲死後得生天，自從一旦身亡後，何期慈母落黃泉。」

於是世尊聞，喚目連近前。

「汝今諦聽吾言，不要聰聰啼哭。汝母在生之日，都無一片善心。終朝害生靈，每日欺凌三寶，自作自受，非天與人。今既墮在阿鼻受苦，何時得出！

「我佛慈悲告目連，不要忩忩且近前。汝母在世多殺害，慳貪廣造惡因緣，三塗受苦應難出，一墮其中萬萬年。自作之時還自受，有何道理得生天。」

其間韻文白話，更番排列。人物對話時，每直接申說，並無「曰

』、『道』，『說』，等動字以表明之。此與宋元平話小說殊異。而篇末更作韻語結束：

『今日爲君宣此事，明朝早來聽眞經。』

說教情形，明顯已極矣。目蓮救母傳說，原自佛說盂蘭盆經及佛說報恩奉公五經而來，後世戲文曲本，更加渲染，遂普及於民間。而『西遊記』故事，似亦爲僧衆所唱說者。金瓶梅第十五回記上元燈市，有『又有那站高坡打談的詞曲楊恭，倒看這搧響鈸遊脚僧演說三藏』之語。金瓶梅爲明人所杜撰，事實雖屬荒唐，記景物則猶是當時實境，至少明代仍有人唱說唐僧取經故事也。

至若宋人盲詞，除陸放翁詩盲翁負鼓說蔡中郎外，殊不得其詳。吳自牧夢粱錄有云：『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汴京如是，臨安自亦相同。所謂小說銀字兒煙粉靈怪傳奇，必係且唱

且說，如今日之彈詞。而武林舊事中別有彈唱因緣一色目，旣曰彈唱，其必撥弄絃索，藉音樂以助興明矣。淸平山堂話本中有快嘴李翠蓮記一篇，其中韻文部分多於敍事，喧賓奪主，或卽當時唱本之僅存者。又刎頸鴛鴦會一篇卽警世通言之蔣淑貞刎頸鴛鴦會，中間插詞，獨具一格。如說話人云：

『未知此女幾時得偶素願，因成商調醋葫蘆小令十篇繫於事後，少述斯女始末之情。奉勞歌伴，先聽格律，後聽蕪詞。』

此種插入之小令，蓋卽施諸彈唱者。所謂歌伴，意卽類似今日彈詞之雙擋。惟唱者一人，說白者又一人，是不同耳。

然彈詞一語之見於記載，當以西廂搊彈詞爲最早，蓋金章宗時董解元所爲，有白有曲（見西河詞話），所謂絃索西廂是也。明胡應麟之小石山房筆叢，謂其曲乃優人合諸弦樂而彈唱，非上舞台之雜劇，

雖類似今日之彈詞，實諸宮調之一種也。厥後明清之交，彈詞漸盛。清初富家巨室，喜蓄瞽者，敎以彈唱。降及中葉，此風可稱極盛，清季仍有爲之者。

解弢小說話：『幼年每當先祖母壽辰，輒見六七老瞽人彈詞祝嘏，所歌諸曲，典雅綿麗，心甚好之。及長，搜求刻本，終不能得。久之，詢得其故。蓋勝國中葉，家給人足，巨家消閒，豢瞽敎歌，自撰曲本，不求傳世，猶之故明貴閥之崑班也。因之瞽者轉向授受，口敎耳讀，其重師法，有過漢儒。吾家數瞽，猶是盛世之流俗遺風，故所歌書坊無傳焉。』

至若瞽女唱書，蘇州自昔有之。沈朝初憶江南詞云：『蘇州好，盲女撥琵琶。縱少秋波橫翠黛，也多春色照紅霞。一樣鬢堆鴉。』今廣東尙有此風。

清稗類鈔音樂類：『盲女彈唱，廣州有之，謂之曰盲妹。所唱爲摸魚歌，佐以洋琴，悠揚入聽。人家有喜慶事，輒招之。別有從一老嫗游行市中以待人呼喚者，則非上駟也。妹有生而盲者，有以生而艷麗，爲養母揉之使盲者。蓋粵人之娶盲妹爲妾，願出千金重值者，比比皆是也。』

彈詞在清季之蘇州，最稱發達，俞秀山馬如飛更創調門，爲後之業彈詞者所宗法，所謂俞調馬調是也。二者唱法不同，各有其獨到之處，試引諸書，藉窺其概。

葛元煦滬游雜記卷二：『虞調（應作俞調）係琵琶曲子，由來已久，細靜而文，引人入勝。馬調惟唱書用此，同治初馬如飛所創，調無餘韻，彷彿說白。』

畹香留夢室主（案卽黃式權，南匯人）淞南夢影錄：『彈詞有俞

調馬調之分，俞調係嘉道間俞秀山所規也。宛轉抑揚，如小兒女綠窗私語，喁喁可聽。馬調則率直無餘韻，咸同間馬如飛所規也。」清稗類鈔音樂類：「彈詞爲吳郡所有，而越有平調，粵有盲妹，京津有鼓詞，其聲調有足與彈詞相頡頏者。然彈詞亦有派別，今卽俞調馬調比較言之。俞調音節宛轉，善歌之者如春鶯百囀，竭抑揚頓挫之妙，其調便於少女。如飛出，一變凡響。以科舉時代之八股例之，俞調猶管韞山，而馬調則周犢山，亦彈詞家之革命功臣也。」又同書有「俞調貴柔婉，貴靜細，貴情韻雙絕也」之語。

蓋馬調質樸少文，俞調宛轉流麗；馬調汪洋恣肆，俞調則抑揚極多也。馬調往往一氣連唱七八句，一手理絃索，另一手須做手勢，殊不易唱。故今日說書先生多唱俞調，而馬調漸成廣陵散矣。然馬調吐字特清，俞調以轉折太甚，一不經心，字音改變，卽不能使聽者明白

。惟以唱法接近女性，如文章之有陰柔之美，爲人賞鑒較易也。

彈詞多狀兒女，描寫之細膩，辭句之委婉，較之小說名著，決無遜色。在中國文藝產物上，估極大之數量。曲海已有『倭袍，珍珠塔，三笑姻緣，皆彈詞也』之語，其中長篇鉅製，每有成於婦女之手者。

天雨花明陶貞懷著　鳳雙飛清程蕙英著　筆生花清淮陰女士邱心如著　玉釧緣再生緣再造天錦上花清侯香葉夫人改編　夢影緣清鄭澹若夫人著　四雲亭（註）清寄雲女史彭靚娟著　精忠傳清周穎芳著　玉鏡台映清女士著

蓋自昔中國婦女受教育通文理者，本如鳳毛麟角，上焉者惟解吟咏而已。以平時讀物之缺乏，興趣所寄，乃在彈詞。緣其文字敷淺，切近日常生活，雖略識之無之婦女，亦可望文生義，了解其情節也。

出類拔萃者流，移其吟風弄月之心情，試爲長篇彈詞之製作，遂爲中國婦女文學上放一異釆矣。然今之說書家所彈唱者，不外前章所舉十數種，依傍因襲，在所難免。彈詞中如天雨花安邦定國鳳凰山之類，不第卷帙浩繁，內容豐富，抑且描摩深切，入情入理。然並未聞有人彈唱此類書籍，殊不可解。丁茲彈詞大盛時代，說書家宜多覓題材，另覓園地。鄭振鐸君嘗以其所藏彈詞，列成目錄，不下百餘種，以余所知，其中能按絃彈唱者頗不少也。

註：按四雲亭彈詞，鄭氏未見著錄。余藏有光緒己亥年排印本，題繪圖繡像四雲亭新書全傳。書凡二十四卷，每卷一回。首有靚娟女史自敍，及鏡湖閒評十則，作者爲四川人。洋洋數十萬言，規模頗鉅。是書每頁中縫，有『書經存案翻印必究』八字，意作者出資自印也。誌之以供目錄學家之參考。

第八章　蘇州說書

說書一業，蘇省稱盛，蘇滬尤爲說書人材雲集之所。蘇道集合之團體，曰光裕社，歷史悠長，成立在百年以上。滬道團體曰潤裕社，係清末程鴻飛苦心創設，雖閱時不過二三十年，而人才輩出，社務至形發達。迄今光裕潤裕二社，握說書界之霸權，方興未艾。其中社員之應外埠聘者，謂之出碼頭，場主必先訂定銀若干，謂之帶擋。

清稗類鈔音樂類：「彈詞家應聘外埠，謂之出碼頭。出碼頭時所開書，多擇生澀脚本，名家之所以說部多而且熟者，練習之功侯深也。亦有借碼頭爲試驗及殖財地回蘇始拜師者。每拜一師，非六七金不辦。彼業規例綦嚴，說一書必奉一先生，否則不能接受盤洋。然碼頭不盡蘇人，嘉湖及常熟無錫籍者，亦間有之，其藝亦有高出蘇人上者

，特少數耳。」

觀此可知說書業中師承授受，有一定之規律。以余所知，蘇州光裕社社員說書時得用高臺，非社員衹能用平臺。而場主欲聘彼中人說書者，必先商諸該社，由社中酌派社員應之，不得私相接洽。其組織之嚴密，有如此者。

然蘇州方言，以夾雜土語過多，外省人頗難索解。蘇省中若江北之揚州及鎮江南京一帶，以語音而論，謂之國語系。自丹陽以東，常州蘇滬等地為方言系，吳音則其中之尤富於地方色采者。惟然，故蘇州操說書業者，其出碼頭也，南不越嘉禾，西不出蘭陵，北不踰虞山，東不過松泖。過此則吳儂軟語，不甚通行。又說大書必起角色，遇正角自白時，勢非用中州韻莫辦。然吳音過柔，京音非彼中人所素習，「蘇州人說官話」，足使聽者感覺其極不自然。此蘇州說書，所以

彈詞一派受人歡迎，遠過於開講也歟？

蘇州舊以彈詞名者四家，曰陳姚俞陸，俞卽創俞調之俞秀山。有謂該調出自常熟稱爲虞調者，殊不足信。余讀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珍珠塔彈詞，有嘉慶元年玉泉老人跋，謂珍珠塔爲俞正峯所編。俞正峯疑卽俞秀山，果爾則俞秀山不第善唱，且亦爲彈詞之著作家矣。玉泉老人跋如下：

『姑蘇俞正峯，語妙天下，而文筆更活躍。近編「碧玉環」，「鴛鴦譜」，「絞綃帕」，「珍珠塔」等南詞四本，而珠塔尤其中珠玉也。』

至同治初年，蘇城彈詞家著名爲馬姚趙王。馬卽馬如飛，爲馬調之創始人。姚字似璋，趙字湘舟，王字石泉。四人擅長之書如下：

馬如飛——珍珠塔　姚士璋——水滸　趙湘舟——玉夔龍　王石

泉——南樓傳

馬如飛，字吉卿，有姊適王石泉。王爲蘇郡名彈詞家，善唱倭袍傳。珍珠塔彈詞初亦爲王改編以教如飛者。如飛天資卓越，技術孟晉，兼之虛懷若谷，喜與文士遊，故獲益良多，終成彈詞聖手矣。當時名士如仁和譚仲修（獻），江陰潘彥輔（溫德），吳縣葉茗生（廷琯），石梅蓀（渠），長洲陳碩甫（奐），如飛皆敬禮有加，深相結納。其享盛名之珍珠塔，卽幾經潤飾而成。蓋爲之作開篇者，元和江挺三也；作說白者倪聽松也；爲插科者潘瘦羊也。

馬如飛卒後，弟子中之能繼其衣鉢者，祇姚文卿，何蓮舟，楊鶴亭。鶴亭自虞山來蘇，從如飛子一飛學，索得如飛眞本，遂能成名。一飛雖善唱珍珠塔，然較其父已大遜色。一飛旣沒，以唱珍珠塔著名者，祇姚文卿弟子魏鈺卿而已。鈺卿而下，餘子碌碌不足齒數，馬調

珍珠塔，遂成絕響矣。藝術以難能爲可貴，馬調之不傳，藝術上之大損失也。

此外顧雅庭之唱白，田敬山之詼諧，錢玉卿之描金鳳，謝少泉之三笑姻緣，皆著稱於當時。錢玉卿有戚張步瀛者，獨以琵琶彈唱名擅當代，常與子幼卿俱。口角詼諧，傾靡四座，善說玉夔龍，藝術之精，爲同儕所不及。

清稗類鈔音樂類：『晚近彼業中之善琵琶者，首推步瀛，步瀛坐場子，逢三六九日，例必於小發回時，奏大套琵琶一折，儕輩咸效顰焉，然終不能越步瀛而上之。……步瀛所說爲玉夔龍，是書含有義俠性質，俗謂之大書小說，湘舟卽以是見重於時。湘舟沒後，有丁似雲，似雲之書太落靜功，聽之，嫌索索無生氣。步瀛素滑稽，書中角色雖多，能秩然不紊，各如其身分而止。蓋步瀛客游久，致力於是書者

專也。步瀛說描金鳳最熟，朱耀庭輩雖略負時名，終無以奪之。」

至若彈詞文字，其雅處近詩，俚處似諺。雖旨在娛悅民衆，然欲入士林之耳，非稍稍潤飾其辭句不爲功。故彈詞家多喜與文士遊，久則吐屬雅馴，耐人尋味，聲價自然什倍，固不僅乞文士揄揚已也。昔有蘇人江聽山者，爲顧雅庭編三笑唱本，顧因之而成名。又有吳陞泉者（有兄曰西庚，亦善歌唱），爲蘇城說書名手，不僅絃索嫻熟，且能作畫鼓琴，有儒者風，絕無彼中人浮薄習氣，是亦皎皎者矣。

光裕社後起人才，不論彈詞或評話方面，俱較前略有進步。蓋二三十年前蘇城之習說書者，多屬工匠改造，其後沈猶庭王綬卿輩，組織裕材小學，個中子弟咸受相當教育。自今以往，其藝術將隨教育以俱進矣。

第九章　上海說書

上海自開埠以還，日趨紛華，復值太平天國之亂，江南郡邑，皆作戰場。滬濱彈丸之地，以有租界之庇蔭，仍得歌舞昇平。各地避兵者紛至沓來，茶樓書館，一時稱盛。其彈唱書詞者，多以倡伎爲之，有書寓之稱，蓋猶是色藝並重之意。

王韜松濱瑣話卷十二：「前時書寓身價自高出長三上，長三諸妓，則曰校書，此則稱之爲詞史，通呼曰先生。凡酒座有校書，則先生離席遠坐，所以示別也。滬上書寓之開，創自朱素蘭，久之而此風乃大著，同治初年，最爲盛行。素蘭年五十許，易姓沈，猶時作筵間承應。繼素蘭而起者爲周瑞仙嚴麗貞，瑞仙以說三笑姻緣得名，然僅能說半部，麗貞則能全演。…………初詞場所演說者爲傳奇，未演之先，則

調弦安緩，專唱開篇。自人才難得，傳奇學習非易，於是盡易京調，以悅俗耳。京調高抗，以吳姬摹之，正如皮傳漁洋詩也。況復頸赤面紅，尤非雅觀。前時詞媛以常熟爲最，其音淒惋，令人神移魄蕩，曲中百計仿之，終不能並駕齊驅也。……向者詞場諸女，皆有師承，例須童而習之。其後稍寬限制，有願入者，則奉一人爲師，而納番餅三十枚於公所，便可標題書寓，今聞并此洋亦不復納。自書寓來多，於是定每歲會書一次，須各說傳奇一段，不能與不往者，皆不得稱先生，今此例亦廢不行。書場謂唱演正書者爲上手，答白者爲下手，今但有同唱而無答白。場中說書時，遇熟客，例索包籌，須納番洋一元。……包籌之外，例有點戲，亦係佛銀一枚。惟包籌則聽書之費亦在其內，點戲費須另給。或有書寓先生香茗早飲，豔幟高張，則開書場者，必再三邀致，否則虛寫其銜名，本人每不屑來。間有熟客偶至，瞥

親其名，因而包籌點戲者，則一臨焉，是日書場聽者必來。近日曲中書寓規模酬應，一例相同，不復區別。」

觀天南遯叟（王韜別號）所記，可知當年書寓之盛況。滬妓本以長三身分最高，然自書寓盛行，雖雛姬亦必習彈唱，以自廁於書寓之列。其後環福州路一帶，昔之長三多於書寓者，浸假而書寓多於長三矣。時有漱芳書館者最爲擅名，余藏有申江名勝圖說一書，爲清季管可壽齋刊行，其第廿七圖漱芳館素卿歌俞調有云：

『彈詞女郎皆稱先生，所以別於都知錄事也。住處謂之書寓。局面無異勾欄，而個中人位置自高，幾欲俯視一切。堂唱之外，約二三姊妹裝束登場，絃索琵琶，琤瑽互奏。少年子弟輪靑蚨百翼，即可一聽妙音，正不必效擫笛李謩宮牆偷倚也。漱芳書館開設最久，其中名重一時者，以朱素卿爲巨擘。素卿夙善俞調，其聲宛轉抑揚，如聆出

谷雛鶯，花間低囀，視昔年程黛香陳芝香輩無多讓焉。」

又此輩女彈詞家在場奏技謂之坐場，又曰場唱。大率開場各抱樂具，急管繁絃，按腔合拍。樂罷，重弄琵琶，則曼聲長吟，爲七言麗句之開篇。曲終更有誦唐人五絕一首始說書者。然習彈唱固重歌喉，尤在天資穎異，斷非每一校書所勝任。傳奇既感難學，於是改習京調，而眞能說書者遂日以鮮。終則徒擁書寓之虛名，賣笑而外，寧復知有藝術，誠屬每況愈下矣。蓋上海書寓說書，至光緒初，業已名存而實非。

瘦鶴詞人游滬筆記卷三書寓條：「妓之聲價，此爲上品，皆須嫻習歌唱善解逢迎者。皆住四馬路之東合興西合興，東薈芳西薈芳，東公和西公和，尙仁里桃源里，石路中之肇富肇貴日新久安普慶同慶各里，如清和坊公陽里兆榮里桂馨里間亦有之。其門首粘有色牋，書某

某書寓者皆是也。人於此輩皆稱之曰先生，今書場之搊絃歌曲者，皆爲此中之妓，而長三幺二中人不與焉。然名曰書寓，實不能講說諸書，且於崑曲亦無諳曉。惟京腔數闋，俞調一篇而已。顧名思義，殊不相符。」

今則海上說書一業，幾全爲男性所壟斷，書場中之有女子獻技者，甚少爲撫絃彈唱之說書，多屬平津之大鼓矣。然彈唱一門，究以委婉曲折見長，以女子爲之，最合身分。近日蘇州女說書有振興之象，是則可以大慰吾人者矣。

至潤裕社說書名家，舊有所謂五虎將者，卽創造該社之程鴻飛，開講三國志之郭少梅，西漢之嚴煥祥，彈唱果報錄之沈廉舫，奇寃報之李文彬是也。此五人者，咸有相當號召聽衆魔力，生涯不惡。自五虎將相繼下世，祇一郭少梅如碩果之僅存。而擅長張汶祥刺馬與偵探

書之朱少卿，頗能別出心裁，自成局面，亦棄世數載矣。說書人材之不易得，與其他藝術正復相同也。

第十章　揚州說書

揚州說書，爲江蘇江北說書業之中心，與蘇滬相頡頏。柳敬亭爲揚之泰州人，揚州說書家或直接傳其衣鉢也。揚州畫舫錄謂：『郡中稱絕技者，吳天緒三國志，徐廣如東漢，王德山水滸記，高晉公五美圖，浦天玉清風閘，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惡圖，顧進章靖難故事，鄒必顯飛跎傳，謊陳四揚州話，皆獨步一時。』則當時之盛可知，蓋揚州自昔繁華，清代揚州鹽商，富擬王侯，恣情享樂，自意中事。聽書爲高尙享樂之一端，富貴之家，日長無事，主婦千金，以婢媼捧出，列坐堂上，聽說書者彈唱一番。聽至悲咽處，則目眶盡紅，凄然下淚。至公子落難遇救，或佳人才子終成眷屬，則又眉飛色舞。試觀清稗類鈔所載情形宛然在目也：

『揚故多說書者，盲婦傖叟，抱五尺檀槽，編輯俚俗僂語，出入富者之家。列兒女嫗媼，歡咍嘲侮，常不下數百人。』

揚州說水滸者，舊有魯（魯智深）十回，林（林冲）十回，武（武松）十回，宋（宋江）十回，盧（盧俊義）十回，共五十回書傳世。然據余所知，武宋之二十回，說書家恃爲最熟最精之品，以之謀生，以之噉飯。此外盧十回尙有說者，林魯各十回則說者極鮮。蓋今之說書家，才淺力薄，不能多所記憶，漸致失傳，良足扼腕。武宋二十回書中之大節目，爲殺嫂，獅子樓，血濺鴛鴦樓，鬧江州，三打祝家莊等。至後水滸中敍宋江受招安，征四寇，亦有能說之者。

三國演義一書，昔有康國華者，以說此名擅一時，康解文義，吐屬雅馴。當其開講，有莊有諧，有考證，有諷諭，其聲音辭句，俱確合書中人身分，故康在當時說書家中，允推獨步。書中大節目至多，

顧今之說書家多說前三國，若後三國六出祁山等故事，則鮮有說之者，毋亦因難學而失傳歟？

畫舫錄謂鄒必顯說飛跎傳，第九卷又云：『鄒必顯以揚州土語編輯成書，名之曰揚州話，又稱飛跎子書。』此書已久無人演說，惟話本獨傳，清代嘗禁止刊行之。所謂飛跎者，焦循易餘龠錄云：『凡人以虛語欺人者，謂之跳跎子；其巧甚虛甚者，則爲飛跎。』今揚人尙有『跳空心跎子』之語。書記跳跎子幻變百出，意在滑稽諷世，非以故事動人也。然此種全以口吻見長之說書，清風閘實爲此中之最著者，且至今說者仍多，聽者亦衆，趣味曾不少衰。此書假託宋時揚州人皮鳳三（俗稱皮五辣）故事。皮本無賴，以詐欺取財爲生，然性淳厚，卒以獲窖金致鉅富，並平其岳父孫姓之獄。說此者以科白見技之高下，惟夾雜市井俚語淫辭，以之遣睡魔有餘，入士林之耳不足也。按

之畫舫錄。此書實爲邑人浦天玉所創作。

『沛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稱𢫬子。少孤，乞食城中，夜宿火房。……逾年，大東門釣橋南一茶爐老婦，授𢫬子以呼盧術。𢫬子挾之以往，百無一失，由是積金貲屋與婦爲鄰。在五敵臺，婦有姪以評話爲生，每日皆演習於婦家。𢫬子耳濡已久，以評話不難學，而各說部皆人熟聞。乃以己所歷之境，假名皮五，撰爲清風閘故事。養氣定辭，審音辨物，揣摩一時亡命小家婦女口吻氣息。聞者驩咍嘔噱，進而毛髮盡悚，遂成絕技。𢫬子體肥，多痰善睡，兼工笑話口技，多諷刺規戒，有古俳諧之意。晚年樂善好施，金棕亭有𢫬子傳。』

昔有張捷三者，美豐姿，說清風閘，生涯不惡。張開講前，必說笑話三則，聽者無不捧腹。今之說此書者，猶師此不衰。清風閘中最有趣味之節目，如皮鳳三辦年貨，娶親，八蠻聚賭之類。說此者必擅

長各地方言，其狀市井口吻，眞無微不至也。

又有說八竅珠者，爲義俠性質之說部，他埠未聞有說之者，東西漢演義，彭公案，施公案，七俠五義，西遊記，綠牡丹，俱有評話。封神榜及濟公傳，亦有演說之者。

屬於彈唱方面者，別有弦詞之名。揚州畫舫錄卷十一載之。弦詞有一人說唱並彈三弦者，亦有兩人中坐，分任說唱者。大率插科說白居多，調弦歌唱之處甚少。其音調既不類蘇滬之彈詞，亦不似崑曲。別成一種淒婉曲折之音，極抑揚高下之能事。每有聽已數日，而書中結構進行無幾者。所插科白恆新穎有趣，入情入理，刻畫周詳。其所說書，據余所知，不外六種，卽珍珠塔，雙珠鳳，落金扇，玉蜻蜓，倭袍記，雙金錠是也。昔有張麗夫以此名一時。又有所謂『說淮書』者，大抵江北清淮一帶之說書，每於揚城校場空地上爲之。業此者有

小鑼小鼓各一，唱七字詞，間亦說白，並有女子任之者，然聽衆已屬輿夫工匠及鄉村農夫矣。

揚州說書，年代久遠，實不下於蘇之光裕社。四十年前，揚之說書家，如李國輝蘭玉春之三國演義，鄧光斗之水滸傳，金國燦之平妖傳，龔午亭之清風閘，秦鑑南之說唐等，無不各擅盛場。揚人並有諺云：『要聽龔午亭，吃飯莫打停』，其吸引聽衆有如此者。今日揚州說書，雖不及蘇滬之盛，然所說之書猶是前人遺產。苟從此保留不失，更加改良，以適合方今之聽衆，則揚州說書前途，當大放光明也。

第十一章 開篇

彈詞家於彈唱正書之先，往往理絃吟唱韻文若干句，名曰開篇。其材料或取舊有之詩詞，或卽景生情自編韻語，或刺取報章時事爲之，以娛聽衆。考開篇源流甚遠，宋代敎坊樂隊，已有樂工等之致辭。小說戲曲之有致語及楔子，亦是此意。相傳羅貫中本水滸傳，每回各以妖異語冠其首，謂之致語。宋元話本先之以閒話或詩詞開場者，謂之得勝頭迴（參看第三章），亦曰入話。京本通俗小說中之碾玉觀音，以咏春詩詞若干首爲入話，殊與今日之開篇相近。此種詩詞，意卽施於絃索爲說話人所彈唱者。錄之如下：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

枝頭未著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每日青樓醉夢中，不知城外又春濃。杏花初落疎疎雨，楊柳輕搖淡淡風。浮畫舫，躍青驄，小橋門外綠陰籠。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簾第幾重？

這首詞說仲春景致，原來又不如黃夫人做着季春詞又好：

先自春光似酒濃，時聽燕語透簾櫳。小橋楊柳飄香絮，山寺緋桃散落紅。鶯漸老，蝶西東，春歸難覓恨無窮。侵階草色迷朝雨，滿地梨花逐曉風。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

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蜂蝶紛紛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隣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飄颺澹蕩送春歸。此花本是無情物，一向東飛一向西。

邵堯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採將春色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當三月，蝴蝶飛來忙劫劫。採得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淒切。

曾兩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黃鶯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花正開時艷正濃，春宵何事老芳叢？黃鸝啼得春歸去，無限園林轉首空。

朱希眞道：『也不干黃鸝事；是杜鵑啼得春歸去。』有詩道：

杜鵑叫得春歸去，吻邊啼血尙猶存。庭院日長空悄悄，教人生怕到黃昏。

蘇小妹道：『都不干這幾件事；是燕子啣將春色去。』有蝶戀花詞爲證：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啣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歌罷綵雲無覓處，夢回明月生南浦。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

蝴蝶事，也不干黃鸝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風雨不來春亦歸。腮邊紅褪青梅小，口角黃消乳燕飛。蜀魄健啼花影去，吳蠶强食柘桑稀。直惱春歸無覓處，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人因欲敍述咸安郡王挈眷遊春，故不惜彈唱若干詩詞以引人入勝，觀此可知當時說話人之吐屬，有非傖夫走卒所能爲者。淸季馬如飛以唱開篇享盛名，編古人名爲七字韻語，頗多可誦。馬少讀書，應童子試（說見俞曲園茶香室叢鈔），其所作雖不逮文人之詞藻，然施之於雅俗共賞之書場，已覺難能爲可貴，至今業彈詞者猶多誦習之以糊口，其賢於方今無線電所播者猶遠也。馬如飛開篇有光緒十二年上海刊本，題爲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書分上下兩卷，然續集並

未出。玆錄韓采蘋賈寶玉兩篇，以見一斑。

韓采蘋

盈盈十五女班頭，選入宮幃不計秋，冷落長門形弔影，聽南宮歌舞北宮愁。飛絮無踪憐弱質，摽梅有怨上心頭，未識君王何面目，羊車從未幸粧樓。心中事，淚中流，無限情懷只索休。閑將針黹消長晝，繡到鴛鴦便覺羞，見滿庭楓葉飛飄落，默禱蒼穹心願酬。韓夫人自幼多才調，紅葉題詩付御溝，佳句一聯隨水去，人間天上兩悠悠。多才盡是多情物，珍重啼痕好好收。被于生拾取慇懃復，紅葉依然赴上流，直待到興慶宮釋放宮人後，十載離思始並頭。當時紅葉非無意，此日因緣得自由，勞人思婦咏河洲。

賈寶玉

慢云渺渺與茫茫，紅樓一枕夢黃粱。侯門產下佳公子，口吐通靈五色光。性古怪，語荒唐，喜吟詞賦厭文章。最愛的裙釵隊裏調脂粉，說道山川秀氣出紅粧，臭男兒怎及得女兒香。賭酒評花諸姊妹，知心惟有一瀟湘。淚珠紅掩透鮫綃上，無限恩情怕兩方，變作飛灰不敢忘。奈紅絲已繫他人足，害卿卿染病入膏肓，合巹怡紅聞說芳卿死，蓬萊難覓返魂香。詢紫鵑始悉根由細，絕命還呼薄倖郎。報劬勞猶把鰲頭占，辭家一笑赴鄉場，塵寰跳出禮空王。

第十一章　說書之藝術

論說書之藝術，吳梅村柳敬亭傳中數語，可以窺之。所謂『取之欲其肆，中之欲其微，促而赴之欲其迅，舒而繹之欲其安，進而止之欲其留，整而歸之欲其潔』，非遂於此道者，不足以語此。竊以爲說書家求藝術之驚人，實較優伶爲難。蓋一劇中有大面老生靑衣小丑等，各有專長，各致其用。說書家則不然，集生旦淨丑於一身，冶萬事萬物於一爐。伶人演劇，有配角，有場面，有佈景，爲之點綴襯託。說書爲現身說法，無論巨憝大惡，忠臣孝子，全恃辭句間表出，與伶人可以勾塗粉墨者不同。

說書家狀物表情，須顧五到（心到目到口到手到足到），欲求驚人，須擅八技（吼叫爆頭雞鳴犬吠牛喊馬嘶狀哭狀笑）。蘇州光裕社

昔有短篇名家黃永年者，說水滸傳石秀屠豬時，能於瞬息間發爲七種不同之豬叫聲，若拖捉時聲，搏紮時聲，按納時聲，屠砧時聲，刀入頸中時聲，抽刀流血時聲，及斷氣微噺時聲。七聲由一口氣出，音分七樣，閉目靜聽，如身在屠宰場中，聞屠夫之捉宰也。而說大書者，又須側重爆頭，以見其藝術。爆頭者，長聲之喊叫，初極宏大，繼轉尖銳，終則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排山倒海，勢不可當焉。蓋說書者，發揮其全部氣力，滚轉其舌，大聲以示勇夫之發威，有時至達兩三分鐘之久。名家說張飛三闖轅門時，起一聲爆頭，「老張來了。」四字從丹田中提出，聲音嘹喨中，字義極淸晰。且發音愈後愈高，於高叫之中，又隱有脚步聲，馳驟聲，藝術之精，臻於化境矣。雖然，評話家使用口技，固屬難能而可貴，世更有以無聲見長者，無聲之聲，尤覺可珍。

揚州畫舫錄卷十一：「吳天緒效張翼德據水斷橋，先作欲叱咤之狀。眾傾耳聽之，則惟張口努目，以手作勢，不出一聲，而滿室中如春雷喧於耳矣。謂其人曰：「桓侯之聲，詎吾輩所能效，狀其意，使聲不出於吾口，而出於各人之心，斯可效也。」雖小技，造其極，亦非偶然矣。」

至若彈唱小書，全以細膩見長。珍珠塔中陳翠娥欲以珍珠塔持贈方卿，然不欲明言，惟以乾點心誑之。說書家敘此節時，往往插入若干瑣語，藉以迂緩其動作，而延長說書之時間。翠娥取珍珠塔走至樓梯，欲行又止，主張不定，下樓梯數級，則又退回，旋再下樓，復又拾級而登。如是忽降忽升，往返數四。既以塔交方卿手收，更叮嚀至再，曰此乾點心也，須時時留意及之。此種敘述，足以延長三四日，聽衆不第不覺厭倦，反精神奮發，以時蒞書場，欲窮其究竟，看陳小

姐果於何日下樓也。余意說書設境，正與創作小說相同，此卽小說家之心理描寫，修辭學上之 Suspense 也。

又在說書時間內，自始至終，必有數處故作滑稽之語，俾聽者掩口葫蘆，或捧腹大笑，蓋說書本在娛衆，如一味情節悲苦，或聲容過莊，皆非其道。故說書家插科打諢，最見能力，決非率爾者所能辨。

清稗類鈔音樂類：『彈詞之插科，彼業謂之倏頭。倏頭之佳者，其先必遲回停頓，爲主要語作勢，一經脫口，便戛然而止。科白之能解人頤，非簡練揣摩不可。其妙處在以冷雋語出之，令人尋味無窮。然亦有過於刻畫，尚未啓齒，而已先局局者，下乘也。』

然彈詞家除描摹盡致，與歌喉宛轉而外，絃索之程度，亦大見藝術之高低。蓋評話以愕眙嚍噱爲長，而彈詞家之四絕，卽說噱彈唱是也。四者缺一不可，名說書家多屬絃索家，豈若今人僅視絃索爲裝潢

門面乎。吳調梅君有書壇絃索識一文，於當今說書家頗多論列。余不敢贅一詞，惟覺其評論確有至理，爲不可多得之文，節錄之，以供留心藝術者之參考，並爲吾書之殿。

『聲音之道，感人至深，造詣偶臻化境，自有槖元籥冥，攝鬼驚神之妙。吹笙引鳳，擫管停鸞，雖祇見載籍，而理實非虛，高山流水之音，蓋猶其顯焉者耳。彈詞一藝，全恃神傳絃索，其悲歡離合之意，每由琵琶絃子以烘雲託月之法出之。當其鳳尾高翹，岳山徐轉，指隙輕喁，絃間細語，一聲變徵，無有不神移一座者，然此非所語於俗流下品也。往者謝品泉少泉以細膩名，而其失也流於靡；張步蟾以大套名，而其失也流於野。卽以晚近書壇間，雖有能爭一日之長者，然其失也亦多流於矯揉造作。其能兼有諸子之才而不流者，惟薛筱卿與沈儉安乎。沈絃薛索，放則汪洋恣肆，卷則流麗輕淸，應響之間，工

力悉敵。且能互襯宮商，連綿不斷，紘索詞韻，打成一片，直有合則兩妙，離則兩孤之概。以視一般彈歸彈，唱歸唱，一詞不覺，停軫相候者，大有聖凡之判矣。盛哉蔣與沈，夷究其成名之故，豈偶然哉？蔣如庭朱介生合擋，在電台播音中，亦有紘索神品之目。如庭三紘響處，玉潤珠圓，其工力與沈健庵相衡，寖寖乎有分庭抗禮之勢。惜其獻藝於各場子間，每舍朱介生而與唐竹坪俱，蔣唐雖為老搭擋，然唐竹坪手拙工疏，實不足以副其任。甚願朱介生於說噱工夫，三致意焉，則以少年聽儁，益之以努力，自不難有以自見於書壇之上，以與蔣如庭共成珠聯璧合之好擋子也。張雲亭爐火純青，功成九轉，冰紘在手，如宜僚弄丸，緩送輕迎，各極其妙。副以俞筱霞之輕靈工穩，一往無疵，自得銖兩悉稱之樂。……王亦泉似泉昆仲，以「活捉張三郎」一闋為詞壇絕唱，纏綿宛轉，沁人心脾。即論其紘索工夫，亦復可